

第一回

洛阳城祥云现妖孽 后花园姑侄同和诗

话说苍苍人生，号为淫物，实在是一点不错。看官，这“淫”字要当作过分的“过”字解说，因为，人心是不知足的。所以，古人说得好：“饱暖思淫欲，饥寒起盗心。”人当未发迹的时候，思衣思食。待衣食已丰，未免就要起肉体相薄的念头了。故男爱女，女爱男，男女成了眷属之后，就发生多少怪剧来。在下今天不说别个，单讲那唐朝武氏则天。他人称则天为中国四千年间第一英雄，一部艳史，真个好看：其中千奇百怪，种种诲淫的事体，实在不少。然而，唐宫春色，载于史编，洛阳烟花，久注鸳册。小可本不好做淫书，风流事何伤大雅。看官暂且毋躁，待在下给则天外史慢慢的说出来罢。

却说大唐朝洛阳城里，有个姓武名叫士夔的，生平也无甚作为，祖上倒很殷富。年纪已经三十余岁，膝下仍是空虚。后来单生一女，就是则天。说也奇怪，则天临盆初生的时候，洛阳城北边，忽起祥云数朵，漂渺当空。其时有望气的人说道：“此必圣天子出世。”这句话一说出，引得街坊上众人个个昂首观看。那知，那样云升说的时刻，突地里狂风大作，墨云复布，登时大雨滂沱，众人躲避不及。祥云因之也散。未几，又雨霁天晴，众人心中莫名其妙。谁晓得，就应在武家。武士夔并非有名之人，众人那得而知？况且，他又是养得一个女儿。众人就是晓得的，也不疑心注意。但士夔养了则天之后，自然爱如掌珠。则天却也生得美貌非常，十二岁就是了得，成人气概，举止轻盈。一双柳时眉，排在双箱眼上，加之肌肤腻白，齿白唇丹。真个一笑可以倾城，再笑可以倾国。她的天资，亦极聪慧，不盲针指夸巧，虽文翰也无所不通，闲暇无事的时候，最喜吟风弄月，性情固是如此。所以，她这点灵犀也就格外开通得早。

则天本没有兄弟姊妹，倒有一个承房过继的侄儿，同她极为合契。侄儿不是别个，就是名叫武承嗣的。承嗣一十四岁，取号三思。承嗣祖父同武士夔

是兄弟之称，因为士夔无子，故而过房一孙。则天比承嗣小两岁，以班辈论起，倒是承嗣的姑妈。承嗣自过房以来，终日的就在则天家里，两小无猜，姑侄也就聚在一块，不是携手揩游，遂即作诗唱和。则天看承嗣生得也还标致，不时两人取笑。究竟潼关狭隘，不容匹马先登。这日，该当姻缘凑巧，有一个亲戚家里，正做喜事，武家全行皆去应酬，独则天身子不大适意，未便同

去。时当六月，暑气蒸人，武曩招呼女儿，一人在家，可乘风凉的地方躺躺，免得受暑生病。则天也就依允。穿了一身旧衫裤，搬着一张湘把掇，跑到没太阳处，几自靠佐。时至午饭过后，突地里见承嗣一人回来。初次承嗣见则天，好像一人寂寞不过，便笑嘻嘻的对则天说道：“姑姑怎么在这里没精打采的？”则天说道：“家里无人，我一个阒然无味，在此处想心思，你怎么这时就回来了？”承嗣说道：“他家并不热闹，没有什么玩的，还是回家的好。”则天听说，心中欢喜，忙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今天爹妈又不在家，我们做皇帝顽罢。”承嗣说道：“好极，我做皇帝，你做皇娘！”则天道：“我做皇帝，你做皇娘”！承嗣道：“这岂不是阴阳反背了吗？”则天道：“管他反背不反背，皇娘你做，皇帝一定我做，你若违拗我，我就不高兴了。我生来的脾气你也不知道吗？我说怎样就是怎样，丝毫也没有改动的。”承嗣只得无法，听从则天。往上一坐，说：“皇上有旨，宣娘娘上殿！”承嗣在下面果然娜娜装作女子的模样，慢启金莲，朝上拜了几拜，娇声娇气地说道：“万岁宣臣妻有何见谢？”则天道：“今日天气清和，朕欲往上林苑游玩一会，特宣贤卿随驾。”承嗣应道：“领旨！”二人当下起身，则天在前，承嗣在后，一步一步，直向自己家中后园里来。到得园里，清风袅袅，蝉吟槐树之梢。莲梗亭亭，根盘池塘之底。三五鸳鸯，有时戏浴水中。一二蜻蜓，顿刻惊飞无上，还有那蝴蝶穿花，甘为情死。苍蝇逐臭，污秽偷生。实在一番好夏景。承嗣、则天两人诗兴勃发，承嗣口占一绝云，

岁月匆匆去，前途不可知。

愿教后来事，都似游戏时。

则天听了，说道：“我也和一首。”承嗣道：“好极！”正是：

莫愁前路无知己，

天下何人识使君。

要知则天究竟和诗怎样，且听下回分解

第二回

现怪物草地作阳台 听打笛枕上拍谱曲

话说其时武则天、武承嗣二人，在园中闲游，皆诗兴勃发，承嗣已口占一绝，则天和口：

时事凭人造，乘除只自知。

谁云雌伏辈，罕飏起飞时。

承嗣听则天的和诗，赞道：“姑姑抱负不凡，说出来的话，倒与别人两

样咧!”则天道：“人生于世，岂可同草木同腐吗？”承嗣道：“此言虽然不差，男子固可轰轰烈烈，做番事体，女人家还有多大能力咧？”则天道：“你不要看轻了女人，一样得起意来，比男子利害得多了。”

说时前面豆棚之后，好像有甚声音。承嗣把话头岔开说道：“姑姑，这园里也没有人来，为何那边作响？不要出了妖怪？”则天道：“岂有此理，那里会有妖怪，你可向前去看看。”承嗣就拥身往前一跑，跑到那豆棚之后，原来是邻家的两只雌雄小狮狗儿在那边起兴。承嗣一见，不觉心中已动触物邪念，顿如火炽，便用手远远的向武氏一招，大声喊道：“姑姑，你来看看！真是奇怪，这件东西，我倒没有看见过咧，怎样会毛团团的八支脚，两个头。你快认认，究竟可是妖怪不是妖怪。”则天听说，莫名其妙，以为真是有件怪东西。谁晓得承嗣有意戏他，所以则天连忙移步，向前问道：“在哪里？你不要骗我！”承嗣指道：“就在这里，实在好顽得很。”则天定睛仔细一看，便对承嗣唾了一口，登时红上桃腮，柳腰轻摆，把限睛眯了两眯，腿夹了两夹。马上哪里能立得稳，只好向承嗣身畔一歪。承嗣正在志怎不安，忽见如此，刚好顺水登舟。两人就团在草地下，也如那两狮狗儿一般，真是一个是青年小子，初尝滋味，一个是黄花闺女，乍得甜头。

两人精神复原，起身来至前面，巧巧武士护也回家来了。看见则天另有一番形象，承嗣实无主意。心中若有几个提水桶一样，七上八下的，跳得不住，还是则天镇定如常，丝毫不露破绽。不待父亲开口问，便说道：“父亲此时也回来了，怎样不叫承嗣早点归家？令我一人好不寂寞无卿。幸亏此刻心里稍为舒服一点，否则，我要急的哭咧！”士护问道：“承嗣刚来吓！起先哪里去了？”承嗣突然打动灵性，就顺便答道：“我在外边同人家小子顽了一会，深恐祖父母回来，要责贬我咧！”则天抢白道：“责贬你什么，你不要在这里胡说乱道。”承嗣停一会道：“怕祖父母责贬我来迟了，不是我在外面还要多顽一刻刚。”则天佯骂道：“没有出处的东西，专门是好耍，我看你无事的时候，你倒要把书本子讲究讲究才好。”承嗣应道：“姑姑的话正是，以后我就不顽了。”武士疆当下被两小子闹过一回，心里并无疑惑，随即转身他去。

这里武承嗣非常佩服武则天，暗地说道：“到底万岁爷的本事大。不过，臣要倒顷刻没了主张。”则天笑道：“你可要做皇帝了，今日之下，对你不起，为些小的事体、就要把你废掉。承嗣道：“今晚万岁可归皇宫住宿？”则天道：“孤家自有龙榻，今日不用览卿了。”承嗣道：“遵旨！”两人取笑了一

会，遂同吃了晚饭，各自归寝。无奈，则天是在爹娘房里，承嗣在外。云阻巫山，路隔蓝桥，居然不能陈仓暗渡。后来，承嗣和则天商议，则天想出法子，收拾一房，预备读书之所。土疆看女孙也大了一些，甚为懂事，如果给他困在自己房里，夫妇有起事来，未免不便。就依着女儿，独自悬于书房。那知则天，白日里固是同承嗣品章论字，到了晚上，也就不时的同床做事。

武士彠

夫妇，犹如蹲在鼓里一般。他俩人的勾当，简直连影子一些也不知，外人更是不晓。内中倒有几个同承嗣顽的小子，晓得武则天生的美貌。起先那两人还把则天当做是承嗣的妹妹儿，常常大家聚在书房里，说天说地。后来，各人见承嗣叫则天为姑姑，大家也就糊里糊涂的，随承嗣也称则天为姑姑。

一日天气晴朗，武承嗣到生身母那里去看看。剩下则天一人，孤坐书斋，闲玩书卷窗外翠竹影斜，树上鸦归晚噪，不觉时已黄昏。武承嗣未回来，则天实在网不过，便跑到父母房内，吃了晚餐，攀灯仍然到书房里，关窗闭户，披览闲书。忽觉身体有点困倦，一连伸了两腰，打着几个呵呵，心中料定承嗣此时必然在他生身母那息了，不如我也困罢。守是脱衣就卧，上得床来，轻垂罗帐，慢倒香腮。待已睡定，耳中突听一种幽幽雁雁的上尺声音，则天晓得是邻家弄笛，不免就静心细耳去听，按腔台拍。听了一回，正来那吹笛调门，叫做《风求凰》。正是：

谁家打笛真多事，撩烧香闺梦里人。

要知武则天听笛之后，究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

临崖勒马想人幻非 闻谣选姬拆散鸳侣

话说武则天睡在枕上，听那邻家吹笛，笛音实在漂渺幽扬，令人心无凡意。但是思春人听见，不觉爱情的热度，格外也要高一些。则天这里，倒也没有旁的念头，只管去索求谱调。谁知一曲《风求凰》吹过，那吹笛的人，便不吹了。则天侧耳再听时，笛声不响，好像单有余音，在耳中如初一般。则天把头伸起，重新吸气，细细的去听，听了半天。外面寂寂，倒是秋虫虱虱唧唧的叫个不休。则天不耐其烦，晓得那吹笛的是再也不吹了，依然睡将下来。你道一时哪里可以睡得熟，自己精神已散。看着桌上灯盏，又好似更加亮些，心中不觉想那男女的欲事，想到妙处，芳心扑扑，似小鹿儿撞的，便翻来覆去，左斜也不是，右侧也不是，仰着也不好，伏着更难过。恨不得一把给承嗣拉得来。无奈，承嗣不在家中。亏得她是一个灵性的人，歇了一刻，火气已退，自己唾

自己道：“不要在这里发昏，究竟终身大事，将来如何处置。”

说时则天已贴身眠稳，用手把被底一摸，暗道：“不好，大约是春深潮长，浪满挑花泼几层了。”则天忙用衣服隔住，再思那个终身的心事，自言自语的道：“万一就是我配了承嗣，也无济于事，况且已有姑侄的名分，那是绝不可的。”则天想到此地，又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唉，大凡一个女子，生在民家，必定没有什么意味。若是配了一个帝王，深宫艳福，岂不是享不尽吗？苍天真真玩物，既然生着我这一付面貌，为何不得出一点头地。”忽又暗道：“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当今皇帝选妃，是十年一选的，若果到了选妃之日，谅我也还在世。但有一层草野埋英雄，何人又能知道我例，这岂不又是一空。”则天想着想着，金鸡三唱，天色大明。则天早已晓得，说道：“困罢，这个也不是急的事情，慢慢的总要得个极好的法儿。”其时就放下万般的念头，双眼一朦胧，实在辛苦了一夜，顿到黑甜乡里去了。

待一觉醒来，已是巳牌辰光。承嗣太早已回，则天忙起身把门开了。承嗣欢天喜地的跑到床面前，问声：“姑姑可安？”则天佯睡不理。承嗣计上心头，自己咽了一口唾沫，向则天嘴里轻轻一吐。则天倒吃了一亏，急把身子一跃，不觉两人碰个顶面。承嗣碰伤了鼻子，反笑嘻嘻的说道：“姑姑脑额痛了罢？”则天道：“你昨天怎么不回来，我倒等你一夜。”承嗣道：“对不起姑姑，妈妈一定留我息，晚上又买了许多菜，强要我吃，我只得无法过一宿。”则天道：“你出去罢，我要起来了。”承嗣也不作声，拿出小孩子的脾气，伸手往则天被窝里一摸，不知他摸些什么，觉得快活非常，然后才转身出去。则天随即起身，梳洗已毕，吃点点心，又同承嗣在书房里耍戏。

从此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书中也没有什么话头。直待过了两年，大唐朝太宗皇帝，果然降下谕旨，因为前次将隋宫一班老宫娥遣散之后，现在宫娥，未免不够敷用，就在民间要采选秀女三百名，以供宫中驱使。

武则天此时已十五岁，她胸中久有成见。今天突得这个消息，在家筹画了再三，竟得一个妙策，不怕外人不知他美貌。你道她妙策如何？实在是也高明得很。原来，则天家里，时时是有班小于们来耍的，则天作一个歌儿，教给他们在外面去唱，那歌道：

真娇媚，真娇媚，武家有女十五岁。

天生丽质本无双，第一人间谁作配。

众小子莫名其故，便装腔作势的唱将起来。并且大家争研抢好的闹个不住。于是，各人都当做歌儿，三五成群，在街上一条声唱起。外面别的小孩子，听见好耍，也学唱几句，洛阳城里就像有童谣一般。久之，传入地方官衙门里，地方官给歌一想，就知其中底细。暗道：“武家有美女，已露明白，待我明天访查一回，不要被他躲了。”主意已定，次日来至武家。见则天果然风姿出众，不言仙子，已是玉人，当即就登了选名册子。又把武士護叫到，招呼他好生抚养，以待钦差复看。后即进呈人宫，武士護

听说伤神，然也无法可想，只得遵命。但是，武承嗣晓得，例如半天空打了一个霹雷相似的样子，早已惊呆了。候着地方官去后，连忙来告诉则天。则天心里虽欢喜，外面却要做出惧怕情形，所以一听承嗣说起，两人抱作一团，呜呜咽咽的哭了一刻。承嗣对则天道：“此事如何是好？”则天道：“我也无法。”承嗣道：“姑姑我们是这样罢…”正是：

漫道好事姻缘巧，好事从来总多魔。

要知武承嗣毕竟说出什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

低踏青伤怀吐愤语 细品貌喜色动婆心

话说武承嗣有法子，忙对武则天道：“姑姑我二人何不逃至他方，等待来选公事完毕，你我再出头面，你道好是不好？”则天道：“你真是小孩子，讲出话来倒要叫人好笑。谁不知海阔纵鱼跃，天空任鸟飞。你要晓得躲得自身，却躲不得一家，躲得一时，却躲不得长久。苍天生我，叫我应该老死宫娥的，人力岂可胜天？只有天定可以胜人。”承嗣道：“似此就没有挠回的了？”则天道：“哪里能改变一点！假如将来我要有机会可遇，反可以光大门楣咧。天下事体的得失，本无定归。我到宫里，我也不能决定好歹，都在未料之中。武氏祖宗，果然有德，我就可以好，若是无德，那就不老死了。”两人就此，你这样设想，他那样较量，则天有心，承嗣无意。说到好处，便眉飞色舞。说到坏处，便涕泪交流。说到恨处，便咬牙切齿。说到怨处，便哼声叹气。

武士護也不向女儿说长道短，简直呆得如失宝一般。就此过了一天又一天。这日，却是三月初三，洛阳城中，有个风气，今天叫做踏青节，无论大家小户，男男女女皆要出外游玩。一时王孙公子，归来襟头花香，仕女娇娥，往去青丝带绿。可怜武则天一人，因为名人选册，就如有罪的人一般。武士（）深恐她年幼无知，暗中走失，连累自己不了，大门边都不要他去一步，你说这日

佳节，武士（）哪里能让则天出去踏青？

武承嗣倒早明白晓得则天拘束不过，所以，清晨就来到则天面前，向则天说道：“姑姑，我们两个从此也不能多聚了，今天上巳之辰，姑娘又不便出外，不如我陪你一同到后园中消遣消遣罢！”则天道：“这也是个道理。”当即两人起身，走到后园，真个是蓬门深锁，万紫千红总是春。柳叶婆婆，左飘右荡皆成翠。黄鹂声巧，绛雪劳菲。碧水多情，池波不转。两人看了那一片春景，更觉情愁无容。随即扶花踏草，口中联句，则天先道：“万事从来任自然”，承嗣接着道：“英雄终古为情牵”。则天又吟道：“冻雷每起抽牙笋”，承嗣再吟道：“暴雨偏催并蒂莲”。则天复吟道：“姬吕君臣仍配藕”，承嗣接着道：“崔张兄妹又姻缘。”则天吟七句道：

“一盘棋局如何结。”承嗣得意绝句道：“妙着还须独占先。”

两人吟毕，各自又伤感，又得意。伤感的是离别，得意的是诗句甚佳。承嗣尤其丧沮，正待开言，忽然听得前面人声嘈杂，则天忙说道：“你细细的听听看，前面不知固何人声鼎沸？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武士（）早寻到园中，说道：“你们赶快家里去罢？采选的钦差着地方官来接人了。要至宫衙里去验看咧！”承嗣说着，顿时吓慌，觉得有无数话，要关会则天，却然一字都说不出，但牵着则天的手，死也不肯放松。只见前面又来人，连二带三的催促，就同生擒活捉的一般。一见则天到了面前，当有两个小太监向地方官问道：“这个组儿可就是在选的？哈哈，倒是很了不起，咱们长安城里，还没有这体面的人咧！你这官儿，实在于办得很。若果老宫爷一见，断然中选的了。”说罢便把则天带往大门之外，用乘小轿，叫则天坐住，地方官旁边照应。轿夫扛起轿子，一众人拥簇如飞而去。

来到宫衙里面，则天下了轿，只见一间后堂内，尽是选定的宫女。上位坐着一个老太监，足有七十多岁，牙齿都老得落掉了，一双五花眼，忽看见武则天，说道：“你来来来，咱们试试看，可能中选不能中选。”则天听说，乖乖巧巧的向前进了一札，开口道：“替老宫爷爷请安。”老太监把眼睁着，仔细朝则天一打量，不觉把张婆于嘴都笑得拢不转来。正是：

不要文章中天下，只欲词藻喜试官。

要知那老太监还说些什么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

昭仪门皇娘派宫女 更衣处武氏见太宗

话说老太监看见武则天非常美貌，急向地方官道：“他是什么人家的？”地方官回答道：“他是本城武士彟的女儿。今年才十五岁，请宫爷照册子上查验就知道底细了。”老太监道：“好一个女小子，要算咱们选班中第一个的人咧。”说时又问小太监道：“选数可足了没有？”小太监道：“总共已选得一百二十名咧”老太监听说，随叫把头一批送进长安宫里去。众太监答应一声，便立刻从东京起身，直往西京进发。不日到了长安。一百二十名选女，皆是宫装打扮，环佩叮当的坐在肩舆里。待至肩舆入城，来到午朝门外，各人纷纷的下轿，就由许多太监步行护送，走至昭仪宫门口，老太监报长孙皇后，不上一刻，昭仪旨下，命将各宫女领进。

正宫娘娘长孙皇后一一观看，忽然看到武氏则天。长孙皇后心中一想，暗想：“不信人间果然有此美女！”复又仔细一望，觉得则天眉宇之间，隐隐的带了一种威气。晓得这人，若蒙上幸，必定是要专宠夺取，残忍无双的。因此，就将各宫女派定，各有各的宫娥执务，当下则天也就派在更衣处承应。

谁知这更衣处，本是宫娥中极低的一行执役。则天领了皇后的旨谕，起初心中也莫名其妙，倒愿心愿意的去供那贱役。但有一层，则天在更衣处，倒舒服不过。原来那更衣的名目虽低微，内中也有十几个女子，都是分期值班，一天一天的轮流。可巧则天进来两月有余，并未曾遇见皇上更衣。刚好则天上班，却又是空日，则天一时心猿意马，不能捺定。无事的辰光，只好拈个针儿做活计，或者同能通文墨的伙伴，作作诗，吟吟句。日间倒也可以混得过去，惟有夜晚，实在有点凄切。想到家中，以及武承嗣的情意，无不泪沾香枕。梦冷罗帏，然而有心赶路，那里又顾得及路之高低。

忽一日，又是自己的班期到了，则天兴高采烈的忙去等待。由早至暮，仍旧安闲并无事体，心中真真懊恼非常。随即同伙伴议论道：“可也奇怪，我自进宫以来，也轮着班期几次，为什么独不曾遇见皇上？难道其中有个定数不成？假如不是这样说法，我哪里就遇不着一次呢？莫不是更衣，是有其名无其实暗了”内中有一个伙伴道：“不尽然，不尽然，我委实晦气，前天我班期中，偏偏遇着皇上有痢疾，简直把我闹得一个不亦乐乎。那一天伺候了十多便，兼之他泻狠了，人也没有力气，有时支持不住，还叫我跪在他面前。他一个刺利利的胡子嘴，歪在我肩膀上，你道我痛不痛？痒不痒？这倒也还能罢了，后来，老头子的鼻窍上，带了一些辰巳午未，当时，我从着几个恶心，人就如要吐的一般

，强勉咽了几咽，才忍而受之。这一点苦楚，委实难受得很。”说时内中又有一个道：“姐姐吃了这个苦，还不算怎么的。记得春间有一日，我当班期，皇上正是酒后，来在更衣处更衣。我就上前伺候，谁知他带了三分酒意，便用手向我胸中一摸，那时，摸得我骨节苏麻，浑身发软。说也奇怪，到底阳气沾了阴气，阴气就会作热的，顿时我的腿就立不稳，底下如作了怪一般。哎唷，我的好姐姐，你虽闻臭带痛，大约总要比我这个苦轻松得多咧！”

就此一抵一句，你这样说，他那样讲，正在谈得高兴，突地进来两个太监，手提宫灯，张张皇皇，轻轻唤道：“值班的宫人在哪里，万岁来了！”则天早已听得明白，遂迈开莲步，开口应道：“有，有！”则天急忙迎着太宗皇帝，左斜右倾，龙体歪歪的已倒。则天此时初见圣君，不慌不促，伸出一双玉笋，替太宗卸去龙袍，穿好便服。太宗就灯光下睁开半醉半醒的眼睛，向面前伺候的宫女一看，不觉龙心一动，暗道：“奇怪，因何这地方有如此的宫娥的？孤家尚未见过，大约三十六宫之中，也无这丽人。”则天其时也晓得皇上看她，就把秀眼眯了几眯，似乎朝太宗卖弄风骚的样子。太宗固有酒意，遂就赶至色字上来。一手便给则天挽着，问道：“你是什么时候进宫？是谁人派你到此地的？”则天见问，忙跪近禀道：“臣婢武氏，是三月间采选进宫的，蒙娘娘恩典，给臣婢派在此处。”太宗笑道：“好一个娘娘，多分是她验派宫女的时候，糊里糊涂的。否则，何至把这丽人放在这里？”说着就匆匆更衣已毕，命武氏则天立起，复在莲炬之下，仔细向则天一瞧，真个是烟笼芍药，秀色可餐。雏女妙龄，粉白熏绿。心中想道：“莫不是就是这样唷！正是：

心猿意马曾何故，得见君主愿始酬。

要知太宗皇帝究竟如何安排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

西上苑御宴卖风流 早秋亭龙床戏狐媚

话说太宗皇帝又说道：“你今年几岁了？”则天道：“臣婢虚度十五。”太宗暗想：“正宫娘娘不见得没有意思。莫非是见彼美貌出众，深恐孤家进幸，多有未便，故意将他埋没在此。我如回宫叙明选册，立这女子为把，他一定不肯的了。”太宗想至此地，停了一停，又暗道：“必须如此如此方好，否则有碍。”当下一面主意拿定，一面分付太监，驾幸西上苑。西上苑本是一个最风凉的地方，四周空旷，树木亦多。内有早秋亭一座，为皇上避暑之所。虽不能若水晶宫一般，倒是夏不拂扇，身无点汗了。彼时已是贞观二十四年五月中旬的事体，天气已暖。太宗所以想到这里，这也不在话下。

且说武则天见皇上盘问了一番，随即起驾就定，心中好似有了三分的希望，但又不能明白，太宗幸西上苑，是一回什么用意。故而太宗起驾后，则天依然同大众宫娥谈谈讲讲。内中有人晓得皇上意思的，心中也替则天欢喜。则天究竟才人深宫，宫里的所以然，哪晓弄得很清楚。开口就问一老宫娥道：“皇上幸西上苑，那西上苑是座甚宫？什么娘娘住在里面。”老宫娥道：“西上苑是皇上乘凉的所在，里面没有宫殿，就是一座亭子。你讲那个四面通风的亭子，还有哪个位在里面咧”则天道：“哦！说时突然来了四名太监，口宣圣诏，立召则天到早秋亭待驾。则天一听此言，喜上眉梢，芳心砰动。于是话也不说了，起身来到自己卧处，梳洗熏沐，换套簇新的宫装，整整金莲，掠掠丝发。四名太监提灯在前，则天随后，珊珊的往早秋亭来。出了角门，依着甬道。转了几弯，早秋亭已在面前。

则天见了太宗，请过圣安。太宗命则天立起，重新又向则天一望，觉得比刚才在更衣处格外的妍丽。真个灯下看美人，老头子也就为色所感，掀髯笑道：“今天是第一日幸西上苑，不可无酒。”一面招呼太监，着上膳处整顿御宴。太监答应一声，上膳处立刻安排已好，奉上的四盘八碟，无非是龙肝凤脑，以及海味珍肴。则天端端正正的手握金壶，斟了三杯御酒，两眼直向太宗擦来燎去。太宗如入天台，恨不得给则天一口吞了。究竟是真命帝王，碍着许多太监的面，不好现出荒淫的态度，只得忍住，不去摸手摸脚的。但是太宗在正宫里已经饮过，本有酒意，及至此处酒越三巡，太宗便不放开饮量，就招呼撤宴。况且这桌酒席，不过是奉行故事罢了。委实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众太监也知皇上心思，便撤宴的撤宴，铺龙榻的铺龙榻，忙了一会儿，诸事皆忙舒齐。

太宗挽着则天，同人温柔乡里。这回雨打梨花，海棠经狼，则天竭力的拿现献娇弄媚的本领来迷惑太宗。此次则天所承恩宠的情形，后来有个太监到外面来说，早秋亭这一夜间，武则天在龙榻上，真个岂有此理。起初，御帐轻垂的时候，娇音袅袅，似不能胜任的意思，未几就哼哈不止，浪声直达亭外，众人在外听着，实在难过的很。说起事也希罕，老不争气的东西，居然也像有点微微的硬起。无奈，不能得造化的快活福，否则，也好把武姑娘请将出来。

闲话休提。却说唐太宗这里恋着武则天，自然日夜在早秋亭取乐。哪知正宫娘娘长孙皇后，在昭仪宫里，心中老大的疑惑。你道是什么原故？原来是那日太宗宴后更衣，皇后不见他回宫，却忘记武则天派在更衣处。这一段情形，以

为定然更衣后，中途便往别宫流连下来了，心中就有些不乐道。可叹这人少年的时候，血战沙场，身经百战，吃了无数的辛苦，到了暮年，自当蹲节怕养为是。哪知他还是色心不晚，倒又在六宫去寻乐。须晓得这班嫔妃，没一个不同饿的一般，怎样吃当得起。一宿已过，这也无话，到了次日，仍然不见太宗回宫。长孙皇后好生诧异，其时不免问问太监，查个明白。方知，太宗更衣过后，已将更衣处侍宫婢武氏则天，宣赴早秋亭进幸。一连两日，皇上并未坐朝。长孙皇后这一惊，吃得非同小可，心中暗道：“这半老的皇上，一发不得了了。若是我连晚赶到早秋亭，喝散那个贱人，叫他永远不得邀宠，你道好不好呢？”忽又想到：“不可，我果真行了此事，别人岂不疑惑我闹醋劲吗！未免有失天下母仪的体统。假若置之不理，也不能够。一者老阳少阴，御体有碍，二者武氏这贱人，据我目力看来，断非良善之辈。一朝得宠，必然扰乱宫闱的。”正是：

今日料因因不假，他年结果果成真。

要知长孙皇后毕竟有甚举动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

梦梟鸟残害桃李花 受皇恩册立才人诏

话说长孙皇后想道：“武则天一定不能邀宠的，因其不是良善之辈，万一皇上要进幸起来，必将扰乱宫闱。我虽年老色衰，还算根深蒂固，却不怕这贱人搬动。但六宫之中，从此争娇取怜，难免不生枝节，那就不得安逸了。”长孙皇后一人对着风烛，暗的寻思，不觉更漏已残，方才解衣就寝。觉得一人幽幽荡荡的，走到早秋亭，当就四面一望，万籁无声，并不见皇上和武氏在内，心中十分疑惑，暗骂道：“这班该死的奸奴才，难道有意欺我不成，待我回宫，一定要处置一顿，试问他早秋亭的谎话，究竟怎样说起。”忽一转一念道：“怪，怪，皇上忽到底哪里去了，且待我到更衣处去看看，好在更衣处离此不远。走甬道上进那里的角门就是，查一查那个贱婢，便知实在。”马上主意打定，方要移动莲步，突见苑中假山石上，歇了一只五彩凤凰。毛羽翩翩，金光闪烁。长孙皇后自道：“常闻圣君在上，凤凰来仪，今日有此奇瑞，天下必定承平。想我大唐君主，尚无多失德。”谁晓得皇后设想的时候，刹那间凤凰一声怪叫，振翅飞起，有如天崩地塌的一般。皇后这一惊不小，连忙要去躲避。顷刻情形又复如初。皇后再向凤凰处仔细一看，原来，凤凰已去，剩得极大的梟鸟一支，嘴锐利，爪锋芒，令人见之惧怕。梟鸟可也作怪，伸了长喙，就对那桃李丛中乱啄一阵，但见无数桃李带青的果实，纷纷坠地。

其时，又来两个女子，从树下经过，枭鸟一啸，自假山石上落下，支开两个铁爪，将两女左右齐齐的按倒，又想伸嘴去啄。长孙皇后心中不忍，随即失声大叫，岂敢的“岂”字刚才出口，登时已经惊醒。满身香汗，听那更漏，已是尽了。再望望桌上的风烛，半灭不明。皇后知道，刚才是黄粱大梦，思思梦中的情形，委实奇异。但觉到被啄的两个女子，一个是贵妃的宫装，却认不得他究是何人。一个却是太子的妃子王氏。暗道：“啄果按妃的情由，莫非就是应在武贱媵身上？一朝得幸，残害宫闱。然而，他不与我为难，倒与太子纪为难，这又是个什么道理？真个令人莫测。”因此推想了一刻，竟不得头绪。

忽然之间，天已明亮。皇后精神已散，困也再困不住了，只得起身，查问皇上是否临朝。早有太监回报，奏说：“万岁已经临朝，现命礼部册立宫婢武氏为才人，位在后妃之下，嫔嫗之上。”长孙皇后听着，晓得事已至此，无可奈何，定然挽回不来，只得听之而已。到得太宗朝事已毕，也就回宫，长孙皇后迎驾入内。太宗便把才人武氏如何美貌超群，如何才情出众，在皇后前面夸奖一般。皇后唯只连声诺诺，毫不与他辩论。

从此，太宗日日进幸武则天。该应事有凑巧，则天朝中无事。太宗早朝已过，到了午饭以后，又来至西上苑里，独见武则天一人在那假山石中，穿来穿去，手拈一朵月季花，呆呆的兀自的取乐。太宗一步赶前，武则天当即看见，忙上前请了圣安，太宗问道：“卿在此处可乐否？”则天道：“臣妻蒙恩，实在是人间天上。”太宗笑道：“好一个人间天上，卿随孤家到亭中坐坐罢！”说着太宗就挽了则天的手，二人飘飘洒洒的已至亭中。太宗坐定，眼见面前没有太监，伸手便给则天向怀中一拉，则天轻轻的也就往太宗身上一伏，左手按住档下，右手却去理太宗的胡须。太宗心荡，随即闹起风流的花样。

哪知太宗究竟年齿已衰，两日间酒色已是过度，这早秋亭又是风凉的地点，此番椅上一挫之后，登时打了几个寒噤，想必是受了风寒之故，所以，后来进了官中，晚上顿感热伯寒，痢泻之病复犯。当召太医诊视，太医晓得原委，大约人的精液有限。此刻太宗算已亏虚狠了。果然病人膏肓，服药无效，因此，卧病不起。太子亲侍汤药，日夜无懈。

一日太宗神志觉得清楚一些，便开言要召武氏侍疾。长孙皇后方恨皇上病有原起，那肯答应。反是太子劝说道：“父皇卧病之中，须要顺其心意。否则病如有加，朝中大事不了。况且召伊侍疾，耳目之下，断也不会有别样私情

，愿母后听臣儿之言，即调武氏进昭仪宫，不无不可。”长孙皇后听说，觉得太子之盲有理，当即下了一道内旨，去召武氏进宫。

却说武氏则天，自从那日在早秋亭去后，回到才人宫中，默默的思想，自己觉得自己名份虽然立在才人之列，究竟嫌居于嫔妃之间。心意犹若未定，暗道：“花须渐渐开，树要慢慢长，哪里可以急得呢？正是，

时来风送滕王阁，运去雷轰荐福碑。

要知武则天后来毕竟怎样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

贪无上乐明伤圣体 侍父皇疾渡陈仓

话说武则天想道：“我武氏永无天日则已，苟有一线之光，也不得久居人下。后日再图上进，谅也不难。此刻皇上初进幸我，我要固结宠爱才好。然而，我看皇上，倒也甚为怜惜我，每次同我缠绵，真心真意，如此不久离。不料一连几日为什么并不见皇上驾到？”心中未免老大的疑惑。不得已时便向太监问问，方知皇上自那日回昭仪宫后，就得了重病，于今一卧不起。则天不听则已，倏听之下，暗暗叫苦，马上就想到宫里去侍疾，却又不敢冒昧得事。

说时忽见来了一个太监，开言道：“万岁御体有恙，召武才人进宫侍疾，不得有慢！”则天奉了内旨，随就轻轻打扮，乘着便辇来至昭仪宫中。叩了皇上皇后的圣安，移步走进就榻面前，承应各事。瞥眼见罗帏里面，坐着一位美貌翩翩的少年。心中早已晓得，他一定就是太子，便柳腰慢摆，娉娉婷婷的上前请了御安。但是，这高宗皇帝，虽然贤德素著，倒有一层不好的地方，极其好色。今见则天，登即魂飞霄外，两眼向则天一瞧，心中摇摇欲动，因之也就改变念头。起初入宫侍疾，时时倒望了皇上病好，别无他意，此时便想道：“武氏如何这般的娇艳，无怪父皇爱他。假若父皇一朝宴驾，我一定先要将武氏册为贵妃。”就此心下痴想，彼此二目传情，一来一往，来时闪光灼灼，往时心中不定。

却好这日皇上也不起身痢泻，神志昏沉，谁晓得数日之间，长孙皇后辛苦已极，因为有武氏在旁替代一晚，便先去安寝。

这罗帏里面，可算只有高宗、则天两人。太宗虽仰卧在床，却已不省人事。到了夜深时刻，那金莲蜡炬光下，高宗把则天仔细的再望一望，真是秀雅无双。则天也把高宗细瞧，委实俊俏无匹。

俗话说得好，从来色胆如天大。高宗忽见则天，拥身上床，就问皇上是否思饮，皇上再也不答。高宗就伸过手来，将则天的三寸莲瓣一把握住，则

天也丝毫不拒。高宗也就渐渐的由下至上，直达动人心处。则天还不动身，尽将粉颈微微的扭转，向高宗丢了一个眼色，似乎怕皇上在此不便的样子。高宗当下也就缩回手，掀起罗帏走出室门，朝外面张了几张，见无人影，所有的一些太监，个个鼾呼熟睡。此刻他的色胆，格外一发大了。回首走到则天面前，一把牵住，往外急走，当将窗下的蜡炬一口吹灭，二人就在天然榻上，雨覆云翻，颠鸾倒凤的乐起来。

则天实在心满意足，因为高宗年轻力壮，已遂欲心，万一老皇宴了驾，新君接手，自己终身富贵也可保牢。于是也拿出手段，拚命的去奉承高宗。高宗顿即受了迷惑，不顾好歹的也去巴结则天，所以，二人缱绻倦倦的足有一个更次。依然跑到帏里，你叫父皇，他问万岁，敷衍了一阵。到得天始微明，长孙皇后那里记念着皇上，早已扶了两个宫婢走来。高宗、则天出帏，皆请了圣安。

长孙皇后暗暗道：“我昨天晚上不该回寝，剩下两个青年男女，未免此中莫有尴尬的事情。”看看高宗、则天举动，似乎也不甚大好，只因记着老皇要紧，不暇来管这事，随就问道：“夜间皇上怎样？”高宗道：“父皇仍是昏昏不醒！”长孙皇后不觉忧形于色，晓得皇上万难救治，急忙草诏，召亲兄长孙无忌，以及黄门侍郎褚遂良，进宫商议大事。二人奉了密诏，赶紧进宫。到了太宗榻前，太宗已不能言语，惟有睁着双睛。指定高宗，流下几点泪来。长孙无忌正待开口，望着望着，太宗登时崩驾。众人跪在地下，号天大哭。

长孙皇后见大事临头，哭了一会，就一面命褚遂良草顾命遗诏，立太子为新君。一面同长孙无忌商议，要逐武氏出宫。

高宗同则天并不清楚，高宗便暗暗招呼则天道：“你且遁归你宫，三日后静听旨下可也。”则天遂即照行，趁着忙乱的时候，各各都有心事，你不知我，我不知你，鬼混了一回。

昭仪宫自然治丧理事，朝中文武大臣，齐拜皇灵。痛哭流涕。好在新君已得，倒无争立的意见。

书中丢开这边。却说武氏则天，听了高宗的密嘱，回到才人宫，安安稳稳的以为三日后，新君定有旨下。哪知，不到两小时的功夫，来了几名太监说：“皇娘有旨，遣才人武氏，着发往妙高寺剃修为尼，以完先王之节。”

则天正在此地胡思乱想，忽闻此言，犹如平空的有冷水浇背一样，简直人也吓呆了。可怜一付如花般的面貌，片刻现出红红白白来，还含着两眶眼泪，也是盈盈的。正是：

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何时绝。

要知武则天究竟可曾削发为尼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

响雷霆叹梗断萍飘 散乌云恨花残月缺

话说其时武则天受了遣发的内旨，片刻不得稽留，只得任凭太监调度，将他送入妙高寺中。

那当家的老尼，见是宫里发出的才人剃修，每月可得膳养银二百两。俗话说的好：势力不过出家人。所以则天到了妙高寺，老尼倒并不把他当做徒于法孙。朝三暮四的折磨她，反而殷殷勤勤来恭维不暇。则天徒唤奈何，叹一声道：“如此一来，只好听天摆弄而已。”

一连过了十余日，老尼便拿出空门中的手段来，不是什么别的，一心但想弄钱。于是

选了一个黄道吉日，要代则天削发。四处王公大臣，以及施主檀越皆散了请酒的帖子。到了日期，先在大殿上搭了一座高台，中间设一张宝座，四周挂起长幡佛盖，点着云灯，余外结些红红绿绿的彩。老尼捧出僧鞋、僧帽、袈裟等类，供在台上。大众香客都是善男信女，清晨一齐来到，车马纷纭，非常热闹。那香仪也就极其茂盛，你一两，他八钱，俱来布施。进香的人，先向佛前行礼，后又给老尼，则天叫过了。

但是看见则天的，没一个不夸奖赏叹。有的说太宗皇帝，本是一个英明真主，从来不爱女色。忽然到了暮年，倒专宠幸她，原来她真是一个绝色的女子。有的说皇上晓得体面，况他年轻已轻，深恐自己死后，要被新皇帝看中了，儿子反累老子做龟。所以，临终弥留的时候，招呼正宫娘娘，遣她去外削发，静守空门。内中又有一个人说道：“乱说乱说，你们这些话都是捕风捉影，毫无实在。我不瞒诸位说，我家有个姊夫，就是西上苑的太监，一日他出来讲，他是亲眼看见的。只因皇上瞒着正宫娘娘，将武才人常到西上苑早秋亭上，歇了几宵。以后白天里总是皇上同她顽耍。不料，皇上实在爱她不过，一天午后的晨光，皇上刚刚尝了她的滋味，走到苑中，突见那初熟波罗密，清香可爱，随便吃了一只，因此，得了个寒症，故而回至昭仪宫，呜呼哀哉的就宴了驾。正宫娘娘晓得缘故，便气她不过，所以才发她出宫为尼。这一些话皆是我姊夫亲眼所睹，亲口所说的。”大众也说道：“这话真个一点不错，耳闻不如目见，他家姊夫，既然在西上苑为太监，那还不的的确确的吗？”忽又有人道：“诸位不要听他，他这谎言已说得露出马脚来了，请问既是他的姊夫，怎样可以做得太监。”那人惶恐惭愧道：“敢死，敢死，我说话却说糊涂了，不是我的姊夫，我是他的姊夫，他本是我的舅爷。可笑我抢着说话，竟把称呼都弄错了。”

就此言三语四，沸沸扬扬，大家辩论无定。突地里清磬一声，但见老

尼身披大红佛衣，头戴毗卢大帽，双手捧具。左边一个幼尼，捧着钵；右边一个幼尼，肩着杖。前面一尼引磬，后面跟着武氏则天。最后又有两个老尼，一持盥水，一捧着黄绫裹的剃头刀，一同登台。那些香客，男男女女足有几百人光景，顿将一座高台，围得团团相似。老尼升上法坛，当中坐定，则天端正跪在下面，各尼分立两旁。

老尼接过掸杖，当啷当啷的触了几下，便开口念道：“咳，世界空空尘障累，人心明亮私欲蔽。咄，打破机关，皆大智慧，南无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。”老尼喝语已毕，两旁众尼，皆念了一声：“阿弥陀佛。”老尼随即下座，便扶着则天，升上宝座。那时盥水的老尼，就带则天散发浸洗。老尼接过剃刀，向则天顶上先剃一刀，喝道：“一刀试举，乌云渐散，福降灾消，无牵无绊，南无西方接引佛。”喝毕，两边众尼一个个的便接引佛。接引佛念了七遍。念毕，老尼便从容不迫的在则天鬓下又剃一刀，喝道：“左行剃戒，东方日开，超脱浩劫，轮转转回，南无世界光明佛。”喝毕，两边众尼又“光明佛”、“光明佛”的念了一阵，老尼又从则天右鬓下剃了一刀，喝道：“右行剃戒，以应太阴，一切化解，福寿遐龄，南无沙门首座无量佛。”三喝已毕，那持刀的老尼，上前接过剃刀，嘴里不住的“无量佛”、“无量佛”，不上二三十刀，可怜把武氏一头的青丝，削得如琉璃灯的一般，净光滑圆的。然后又代她换了僧衣，着了僧鞋，戴了僧帽，搓扶下台，到祖堂里行礼，二礼行过，又向众尼合十，复又走到客堂之中，向大头面檀越施主见礼。正是：

要除烦恼须成佛，各有姻缘莫羡人。

要知后事毕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

联佳句池边惊往事 遇大雨寺里逢娇娥

话说客堂中男男女女，见武则天来到，大家一齐叫声：“则天应酬一回！”老尼招呼退下，这里连忙大开素席，整整闹了半天，香客才散。

从此以后，武则天便在妙高寺里为尼。日间学了诵经念佛，夜晚学了养静坐禅，真是“跟了修就要修，跟了偷就要偷”，这句话头一点不错，否则武则天是一个极繁华的人，哪里能在妙高寺里安稳无事的？然而，她的心中，已是久有把握，晓得今日虽是出宫为尼，将来高宗一定跑不脱，还要召自己的，不过迟早一天罢了。因此，她在寺中，无论什么事体，皆可以去学，唯有那三寸金莲，却不肯放松一点。老尼得了她的钱头，也就不来管这些小节。

恰巧一天，老尼化缘出外，则天同众尼道：“今日师傅不在家，我们

可以想个什么法儿耍耍。”一个年纪轻的说道：“后园木樨开得正好，何不往那里去咧。”武则天听说，忙说道：“既有这个好地方，师兄怎不早讲，我们就快些去罢。”旁边有两个粗蠢无文的说道：“师傅出去，最好我们睡睡午觉，养养精神，后园里有甚顽耍，这个空儿轻易碰不着的。”但是，内中有三人，能晓得赏花玩月的佳处，品貌也觉清雅，一叫脱凡，一叫素凡，一叫空凡。则天此时法名，却取名叫超凡。四凡见别个都要睡觉，就相约开了后园门。

大家来到园中，果然金粟盈阶，浓香扑鼻，一顺东墙脚下，足有三十多株木樨，根下护着一带的海棠，脱凡开口说道：“当此秋景，不可无诗，我四人何不各联一韵。将后设有离散的时日，也好留为纪念。”则天道：“就由脱凡师兄着手，我等跟咏是了。”于是四人咏道：

尽羨空门说妙高，（脱凡）

恒沙水浅孰能淘？（素凡）

且将净室为西土，（空凡）

忍把宫词混法饶。（超凡）

琪草瑶花皆是伴，（脱凡）

晨钟暮鼓为谁敲？（素凡）

修真修伪何时辨？（空凡）

只惹弥陀笑尔曹。（超凡）

当下四人联句，便沿着海棠脚下，直向南走。走至尽处，却有一小小的荷池。那荷叶已半枯半落，剩得半池清水，澈透见底。

四人立在一边，朝池底一望，则天忽然嚎陶痛哭，脱凡等大吃一惊，忙问端的。则天说道：“师兄有所不知，我自削发空门，还是糊里糊涂的。今日借水悟道，想我从前宫中的过失，不知可能赎否？”脱凡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既是你可以借水悟道，你一点慈悲心倒发现了，真个是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究竟你的慧根，要比我等深一些咧。”

则天见那众人支吾过去，遂一同转身，又回至禅堂里面，各人也偷安睡觉。独则天一人，千愁万绪，想一想好好的花容月貌，忽然要做这样一颗光溜溜的头颅。今日池底见形，实在悲伤已极，想到此处，心上一酸，恨不得距时寻死，就此无情无绪的痴想了许久。顿觉得狂风一阵，早把那佛前长幡吹得摇摇摆摆。

则天遂走至天井里面，抬头一望，但见阴云四合，西北角上，闪光灼灼，轰轰的雷声不住，晓得暴雨将至，随即又转进禅堂。果然，顷刻之间，风雷交加，风乘雷势，雷使风威，那倾盆大雨，也就如直冲乎倒的下来。则天心中暗道：“这样大雨，师傅一定不回来了，我何不也去睡觉会兴，何必一人默

坐在这里。”主意打定，正想移步，突听外面通通的有人敲门，以为师傅冒雨而回，心中却不愿自己去开，无奈，大众皆已酣睡，只得勉强由回廊上，绕至门前。天上的雨，一发落得更大，沙沙沙，声音不绝于耳，则天将门开开，向外一望，原来不是师傅，却是两个美少年。估量也不过十五六岁，外间还有两乘轿子。两少年便匆匆的说道：“中途遇了大雨，别处无可躲避，今借宝刹一席之地，暂且歇歇，实在是打扰。”则天听了他言，便将二人细细打量，觉得两人风流俊俏，五官平正，齿白唇红，要算是绝色的男子。自想道：“可怜我当先的形容，同他也还勉强比较得上，但今日把青丝削去，未免就相形失色了。”一面想着一面便向二人让进。

到了禅堂，相陪坐下，则天却不谙僧家的规矩，来客献茶，口称老爷公子的。但因爱看两人的品貌，心中又不忍相离，所以陪了坐住。轻开玉齿，温温柔柔的问道：“二位贵客尊姓？”一少年答道：“我姓张名易之。”又指那少年道：“他也姓张，名冒宗，皆是同姓不宗的朋友，今日一同出外，不料路上逢此奇雨，所以过来烦恼，小生心实在不安。”正是：

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偶对面不相逢。

要知二张以后究竟怎样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

险煞险禅林撩浪子 巧中巧阶下撞淫僧

话说二人说过了姓名，复又给武氏一看，觉尼僧中间，那有如此美貌的人。易之忽想道：“前日听说宫里发出一个武才人，在妙高寺削发为尼，不要就是她呀！待我来盘问一盘问，就知道虚实。便开口向则天道：“还来请教师傅上下，俗家谁氏呢？”则天见问，便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小尼法名超凡，俗家武氏。”昌宗在旁说道：“师傅莫非就是武才人么？”武氏道：“惭愧得很。”

但是，二张年妃虽然只有十五六岁，却也是窃玉偷香的魁首。当见果然是武才人，就六只眼睛不定的瞥来瞥去，各各似乎打了一个照会。武则天本是久旷风月的，此刻忽被两少年一引，恨不得就一口生水给他吞下，方才称心如意。无如外面轿班，以及寺中尼僧，个个皆有眼睛，深恐被他们知觉，这面孔却丢削不起。

不到一刻，雨已住点，轿班便进来催着动身。二张只得辞别。则天恋恋不舍，然亦无法可想，随送二张出门。张易之在前，武则天夹中，张昌宗在后。前面易之伸手捏了捏则天一把，后头昌宗也把则天操了两操，则天神魂飘荡，红上耳根，说时已出了门外。

二张上轿，则天心中好像春碓一般，通通的七上八下，直待轿子起身，则天两眼望住，轿子去的已远。则天依旧放不下芳心，就走至阶外，举首翘足以观，直至轿影全无，方才转身，预备进寺。不料，就在进寺的时候，突由东首，走来一人，一个向西直奔，一个转身向北，无巧不巧的在路中间撞过对面。

其时还有一个委曲，那由东来的这人，早已看见是个尼僧，以为此刻天已黄昏，暗黑中可以买个便宜，顿把身子撞进，不但不让，反转用力，因此，向前一栽，偏偏这则天虽无拳棒，却是生性乖巧，晓得他始却无心，后竟有意，她便轻轻巧巧的往旁边一退，那人用力过猛扑了一个空。地下又因是雨后滴滑的，就此头朝前，脚朝后一交栽倒。则天一吓，以为这个斛斗多分有命役毛。岂知那人一手落地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一翻身，一个鲤鱼跃龙门式，倒又立起，用手指着则天道：“好好好，佛家还把亏佛家吃，这真有趣咧。”则天初因暗黑之中，也不知他到底是个什么人，忽听见他说佛家佛家的，才给他仔细一看，不是别个，原来也是一个滑头和尚，并未跌伤。于是，也就转身入寺。

话分两头，书中且给和尚交待明白。

和尚本性薛，名怀义，从前学得一身好武艺，有飞墙走壁之能，软靠功尤其精妙。后来江洋上买卖做得不少，血案太多，便洗手落了发，受过戒。一则，可以借此漏网，二则做个游方和尚，倒也自在逍遥。就此来至觉真庙中，做个住客。

觉真庙刚好同妙高寺紧邻。这日怀义赚了几个经*钱。大雨的时候，在外面吃了个酒醉看饱，看看雨止天黑，深怕晚上还有*口经，误了大事，所以，匆匆回庙。

也叫事有定数，恰巧逢着则天送二张出门，因此撞了一交，立起说过两句话，则天已给山门闭紧了。

怀义暗自道：“非要如此如此。”当即也就转归。

这里则天进了门来，到了禅堂，只见一众尼僧皆已睡醒，则天说道：“师兄们，岂有此理，有意拿我出丑，我又不会陪客，偏偏装着睡熟。一个都不出来理会，直待客走，你们倒反转出来，师傅如果回寺，我一定要问问是个什么理由。”大众笑道：“不瞒你说，当这两公子来的时候，我等并未睡熟，那时本想出来，却因偷点小赖，免得茶儿水的，应酬不清，所以，我们皆藏在房里边，看了一眼也就罢了。”则天暗道：“这些贱秃可要死，我幸亏忍耐住，莫有同姓张的两个厮绕，否则，岂不丢了破绽。想起来真个险煞险。”众人讲讲，天已魑魑黑。点烛的点烛，安排饶晚香的烧晚香。云板三敲，钟声朗

朗，佛前立了几个尼僧，“南无佛”、“南无佛”的念了几遍经。当厨的便去烧晚饭。则天随众人敷衍了一回，就一同吃晚饭。

晚饭已吃过，老尼突地在外敲门，素凡去开了门。老尼到禅堂内坐下，开言便问道：“尔等吃过晚饭？”脱凡答道：“我们吃过，不知师傅可吃也未？”老尼道：“我是在三元桥鲁老老那边吃的。”武则天忙上前禀道：“今日徒弟身子不大爽快，要请卧歇。”老尼答道：

“既是如此，今日不必打坐罢，你就赶早困困。”

则天的房，住在西殿边面，本是一明一暗，而且并无他尼在内。当时她遵了老尼的命令，就持灯来至房里，将房门掩上，上了搭闩，先舒玉背，铺好被褥，垂下蚊帐，而后再脱尽衣服。正是：

心如有事心才懒，意若无情意亦灰。

要知武则天毕竟能入黑甜乡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

午夜情浓金生丽水 通宵兴盛玉出昆冈

话说武则天在老尼面前，撒了一个有心的谎，就此脱衣而卧。暗想道：“此时倒也好，落得个干干净净，一些也不要烦神，比不得从前在宫中，到起睡觉来，免不得满头珠翠，零零挂挂的，这样那样，要费多少的事体。”想罢叹了一口气，将身躺下。扯了一条薄棉卧单，盖一半在身上，粉面刚刚就枕，只听那钟磬声音，当当的聒耳。这一来，翻覆难以睡熟。眼睛略为一闭，好像那两个少年，站在目前一般。觉得他身材不长不短，面貌不胖不瘦，眉目是又俊又俏，口鼻是不大不小，言齿是清而且雅，性情是温而且柔，想他那一种形状，简直是冠而钗者。我武氏倘有一些造化，如这样的人儿，就随他粗布衣淡茶饭能过一世，也不枉我为人。想到此处，便觉春心荡漾，欲火如焚，委实难挨不得。不得已时，便将单被咬住，硬行暗挪念头，好容易过了一个更次，这才睡熟。

恍惚之间，自己还立在门外，闲看路景，觉到身后一人，扯了他一扯道：“武师傅，时候也不早了，为何还独自站在这里，不归寺里？”则天掉头一看，认得那人，原来不是别个，正是大雨时来的两个少年中名张易之的。则天道：“你因何一人到此？你家那个朋友呢？”易之道：“他已归去，我特意一人来此，但愿一亲芳泽。”则天见说便答道：“你我之情已铭心版，姻缘非是无因，想石上三生，已早布情种了。无如寺中，耳目众多，不甚妥当。”易之道：“不瞞师傅说，我家离此不远，只隔十数来家，那边有一空宅，师傅可随我去，可以随

心所欲的，而且并无一人知道。”则天道：“这地方究竟在何处呢？”易之把手向那西边一六角门上指道：“就是那个门里。”则天道：“门锁住嘎，那得进去？”易之当即在身畔拿出一件东西，说道：“这个是钥匙，师傅，你若果俯允，那是很便当的。”则天道：“终久我心中有点惧怕。”易之道：“怕些什么？”则天道：“不怕别个，但怕寺中查点我来，而后无言可对。”易之笑道：“你这人多分痴了，那里出外过年吗？不过片刻之功夫，寺中却偏偏查点得到，你就说在街坊上随喜随喜，轻轻的一个谎，也就遮盖过去了。”则天想了一想，暗道：“我也顾不得许多了，就是破了案，要去杀头，这样的俊俏人才，也不可轻易放过。”

其时主意拿定，向四面一望，见路上并无行人，随即搓了张易之的手，一同走至那门角门前。易之用了钥匙将锁一开，只听叱叱一声，开开了那扇六角板门，再走至绣房里面，果然床帐现成，翠枕鸳被，却已薰得兰麝幽香。这房却是坐东朝西，那雨后夕阳，射入窗里，光明透亮的，而檐前屋漏，犹滴沥有声。二人登时搂抱上床。则天觉得有些害羞，便闭目就枕睡下，任其所为。但晓得一人，替她宽衣解带，然后腾身而上，不料，气力甚壮，则天颇有些吃当不起，忍痛之间，猛然惊醒，晓得是黄粱一梦。

但身上似乎真个伏着一人。凑合得一些不假，则天不觉大惊，暗道：“日间来的两人，莫非皆是妖精，我被他缠住了吗？”忽又转念想道：“果然就是妖精，也算凑我的趣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我且极情尽兴，快乐一会，有何不可。想罢便双手搂住，或送或迎，取乐了一会。

待事已毕，倒觉抱的这人十分壮健，那皮肤亦粗，绝非梦中少年的蹊景。再向面上一摸，也是老历的，一直摸到头上，却不好了，原来也是一个滑头。则天心中诧异不过，忙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那人说道：“我是你迎送的人。”则天道：“你不说明，我要喊了！”那人说道：“我一发不便说了，你若喊起来，教我怎生逃走。”则天道：“你这人，我若要喊，何必问你实在。但我门户已经关好，你从哪里进来的？况我是以身相从，何必更同你为难，你快将来历说明，就此常常来往，亦无不可。”那人见则天这样说法，谅来也无歹意，便说道：“我姓薛名怀义，在隔壁觉真庙里做住客，昨日因雨撞见师傅，回到庙中，实在羡慕师傅姿色，所以，特为过来相陪。”说着便又在则天身上动起来。

则天最喜男子壮健，今日之下，真是棋逢敌手。大战一次之后，忽见和尚的确出色。于是又咬着牙齿，闭着眼，自己也使出本领，做出神势，将三寸金莲，轻轻搭在和尚顶上。却是笑话儿，就好像葫芦旁边又长出两只弯弯尖尖的茄子一般。

这话丢开。且说两人在这里好似赤壁鏖兵，冲开水寨，俨如潼关一战，欲罢不能，和尚精力不尽，尼僧还情兴正浓。哪知，鸡唱三声，东方已白。正是：

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
要知两人毕竟如何下台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

藩怀义初回说原委 张易之二次访佳人

话说外面天空已微微带亮，则天、怀义势必不能再图欢乐，便各自罢休。

则天复把怀义一看，委实面貌狰狞，狼恶得很，但恋他是个对手，因说道：“时候已经不早，你就赶快去罢，待至夜间再来，切切不可告诉他人，惹出意外。”怀义道：“师傅放心，小僧就此走了。”说罢穿好衣服，一纵身出了窗外，一些响处也没有，登时不见。

则天暗暗称奇，看怀义已去，就重新安安的又睡下。直睡到日上三竿，还未起身。老尼因为他是宫中贵人，连忙也来看看，问则天道：“此时究竟可有甚病！”则天答道：“师傅宽心，我莫有什么病，别个昨日大雨之后，略为受了一点风寒，其实也无大要紧。”老尼道：“你就静养养罢。”

你道则天哪里再可以睡下，此时的神气，格外十分的健旺，勉强歇了一刻，依旧穿衣起身。

午饭已毕，鬼混了一遭，不觉天又暮黑，因为，情人有约，也就连忙归房，不到人静之时，果然怀义和尚突门而入。

则天迎着，携手进了销金之帐。两人这一番恩爱，极其绸缪。芙蓉金桔，颠倒鸾凤之肢。荳蔻樱桃，反复鸳鸯之背。直待一滴杨枝水，倾人红莲两瓣。

枕上则天问怀义道：“你究竟如何这大的本领，虽无道来去无踪，却也是能夜行自若。”怀义本是一个粗而且蠢的和尚，及此时倒也会温柔。当下听则天问他，便伏伏贴贴的说道：“小僧自幼就练习飞墙走壁功夫，不但这矮檐屋宇，可以一跃而不由户，就是那三五丈的城墙，我也不用吹灰之力，便可以过去了。”则天道：“果然昨天你还胆子大呢，来到此地不怕被人看见了吗？”怀义道：“采花的人，没有胆量，就能行事么？”则天道：“你昨天晚上情形，我倒要你说说看。”怀义道：“昨天晚上，你师傅还未回来的时节，我就从庙里来至这边，初一看时，你们大家在禅堂里谈天，不到一刻，你师傅在外敲门，你还是坐在那边不动，我心中十分着急，后来你同你师傅说了一会，我

因立得太远，也听不见你们所说的是什么。待你话说完，忽见你手持灯台，背身**娜娜的往西首房里去，我那时已经明白，我也就飞身走至檐口，用了个燕子倒吃水的架落，身体变进窗前一望，却满窗糊的都是白纸，内有灯光，倒望不出你所以，我马上即用了舌头，将窗纸了一个小洞，正看见你关门垂帐，解带宽衣，露出雪白的身躯，真个可人如玉。两只大腿，如八月里鸭子一般，又肥又嫩。登时我心猿意马，实在难忍，就想扭开窗扇，撞入里面。忽又自己想道，我这强盗的形势，不要惊坏了她，她喊叫起来，反为不美，不如候她息灯安睡，再行进来，方保万无一失。所以，直候到你吹息了灯。然而你在铺上，不知为什么又哼声叹气，翻来掉去的睡不实在，好容易许久许久，这才不见你的声息，我遂轻轻的扭开窗扇，蹑身来在里面，松了裤子，掀帐登榻。哪晓得，你是一个知趣的人儿，听我播弄，我就单枪匹马上，进了三关，你那处还闭着眼睛，或迎或送，我暗道造化造化，巧巧遇着这个好人。”

则天听到此处，心中释开一个老大的疑团，暗道：“以讹化讹，真是叫做错中错咧，这一个姻缘，再奇也没有了。我梦中被那姓张的假作云情，他替我解衣宽带，谁知就是和尚的行为，真作雨意。”

则天想到这里，欲火腾炎，上面咬咬牙齿，下面夹夹腿浜，一手在被里抓住和尚的主脑，说道：“你的福分不浅。”怀义正如蛙怒，又使了个编鱼晒背的式子，两入就车起水来。

一阵狂风，梨花已经满地。双双遂无声无息的睡至日出星零，怀义怕被寺中众尼知觉早已蹿出天台，复往红尘愁苦地去了。

自此一连几日，那张易这、张昌宗二人，实在也纪念武则天不过。这日两人偕行，一路又进到妙高寺里，真果意想一亲芳质，偏偏老尼上前接着，应酬了一番。良久不见则天的影子，二人正在疑疑惑惑，突见西边走来一尼，头上白如雪梨，身穿月色布袄，袖着斜棋纹式，足下金莲，着双浅口黄绫板缎的鞋子。

易之眼睛把她一膘，随后昌宗也是如此。那尼接连得了两个照会，因为背着老尼的面，也就笑且眉梢，满面春容，现了一现。易之、昌宗魂消魄散，身体顿如软了一般。暗道：“武氏真个国色，无如老尼在旁，讨厌不过，鹊桥难渡，况且织女牛郎又是无期。”

三人心中，恨不得同成好事，则天忽来至前面，身子挨了一挨，想就随便坐地，实在又舍不得二张，思想梦境，越发难过。正是：

花能解语反多事，石不能言亦可人。

要知禅堂里毕竟如何情形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

王皇后妙高寺拈香 武则天荣华宫复进

话说当时武则天实在难过得很，便不问好歹，往那边坐下。老尼看此情形，也觉诧异，惟因她未到犯过什么奸情，于是自解道：“春月秋花，怎不恼人？况又是青年时代，正在难守难捱的关头。”想到此地忽然得了个法儿，就向则天说道：“几日你未念经，今日人已清爽点，何不去佛前补着，否则地狱里补经所，罪也难受。”则天突听此言，倒以为真，便放下二张的念头，起身就走。这里二张已知老尼的用意。易之想到：今天不如且去，改日再来，好在武氏总在寺里，插翅也难飞掉。想罢就向昌宗道：“我们走吧。”昌宗起身道：“好。”老尼又假殷勤一回，顿将二张送出门外。

武则天在经堂里补了一些佛经，究竟心中不定，依然跑到禅堂内来，举目一看，意中人已去如黄鹤。则天登时停了步，将老尼地狱之话一想，连唾了几口，暗骂道：“老不死的东西，没要骗我，我只看见活人受罪，哪里看见死人披枷咧。”说时转身入内，到了自己房里，无情无绪的呆慕二张，居然音沉海底。

一连几日，并不见二张来到，隔久也就罢了。幸喜怀义和尚，不时往来往来，寺中尼僧倒也一个不晓。从此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整整已过了四年，直到永徽癸丑五月间。

这日却是太宗的忌辰，则天记得清楚，一早起身，触动旧情，暗暗抛了几点眼泪，又叹道：“也算我武氏命薄，老皇宴驾；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并无一人出宫，那长孙老贱人，不知同我是甚冤家，独独把我遣发于外。假如不因这事，此时我武氏，受新皇帝的恩宠，倒不知怎样的尊贵咧。”一人便坐在房中痴想，忽听外面沸沸扬扬，来了无数的侍卫太监，呼道：“当家的尼僧在哪里？皇后娘娘因老皇忌日，来到庙中拈香，赶快出去接驾，御辇已去此不远了。”老尼一听，连忙传集众尼，换了祖衣，分班迎出，武则天也在其内。果然离寺不到一箭之路，远远看见前导对子，立仗马已经到来，那一众御林兵就同乌鸦似的，黄罗盖下，一乘御风辇，款款前进。老尼引众尼由寺门起一条边匍匐在地，就同满地的黄衣包一般。候着风辇就进，便报道：“妙高寺尼僧普慧率领法徒超凡等，迎接圣母御驾，愿圣母万岁万万岁。”报名已毕，御辇已进寺中，普慧又率领众尼里进，到了佛殿之前，齐敦法器。钟响鼓应，鼓响磬敲，佛前佛烛光辉普照大千世界，炉中香烟缀绕，顿现七十二莲花。

这里皇后拈香已毕，升了宝座，一个个皆报名呈上，三呼见驾。末后武则天进前，皇后忙开动贵口问道：“超凡，你可是那年出宫的武才人吗？”则天头叩道：“臣尼正是。”皇后道：“你不纪念宫中否？”则天见问，垂泪道

：“昔蒙先皇恩宠，岂有不纪念之理。”皇后道：“你既如此，还愿意随我进宫么？”则天这人本来伶俐异常，听了这话，随即就谢了圣恩，略无辗转。当下皇后的御辇也就出了妙高寺，武则天随着，一同往宫里去了。

看官，皇后拈香就拈香，突然要把武氏带回宫去，这是一个什么缘故？试问太宗的忌日，高宗的皇后要至妙高寺拈香，这又是什么用意？原来她拈香是假的，要取武则天回宫是真的。只因长孙太后从前打发则天出宫的日子，除去几名太监，以及长孙无忌、王皇后晓得，余者无人知道。

高宗御极之后，第一件事，就下了一个圣旨，诏立武才人为贵妃，不料这个上谕，直即没处去送。宫中并无这人，传谕的太监无法，只得到总管处查点嫔妃的名册，方知奉懿旨已驱逐出宫，就此直言复旨。高宗知母后所为，也叫没法可想。但高宗正在英年，极其贪色，既然召不到武氏，因此另外物色。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之中，拣来拣去，惟有萧氏，稍当上意。既幸之后，册为淑妃，但这萧淑妃生性骄傲，却无一点才学，仗着自己得宠，便处处藐视正宫娘娘王皇后。你道一个堂堂的王皇后，哪里肯服？却也无可奈何。兼之高宗自宠萧妃之后，非逢大典，不进昭仪。王皇后冷落不过。

一日高宗因籍田大礼，回銮来到正宫，王后接驾，当晚留宴，宴上王皇后从容镰道：“陛下身为天子，眼界宜高，试问当今之世，舍萧淑妃之外，可有第二美女否？”高宗笑道：“较萧淑妃美的虽有，无如我却不曾看见。如今这有一人，若能到来，这萧姬便相形失色，怎奈渺若天涯，全无消息。”说罢便长叹一声。皇后此时，心中已猜了个九不离十，暗道：“他还是如此，有了有了，我何不就这样咧。”正是：

白浪滔天风波险，从此钓出是非来。

要知王皇后究竟是甚主意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

含醋意萧淑妃恃宠 因酒醉骚天子获珍

话说王皇后其时想着：“高宗一定不是思别人，就是思那武氏则天，所幸长孙太后已崩，无人阻挡，我何不将她悄悄取回宫中？偏教这萧贱人失宠，方泄我心头之恨。”主意想定，所以趁着太宗忌日斋期中，诈称烧香出宫，就特为到妙高寺将武则天取回，暗藏在昭仪下室里面，代她蓄发修容。不到一年，那武则天果然云鬓蓬松，妖艳如故。

直到第二年正月元宵佳节，王皇后想得一法，在昭仪宫大设彩灯，庆贺佳节，便留高宗夜宴，但是高宗虽宠萧妃，就与皇后，到底有点结发夫妻之情。当时见皇后留宴，虽说冷落了萧妃，却还要勉强装些情面，因此就许允在

宫，及至开宴，王皇后手奉一杯御酒道：“臣妻自奉箕帚，备位正宫，自知身弱色衰，强颜自愧。然究以陛下眼界中只以萧妃为美，终属有些不服，因此暗中搜索，幸陛下洪福，果然觅得一女。照臣妾看来，此女远过萧妃何止百倍，不知陛下可愿进览否？”高宗说道：“可是真么？朕有些不信。”王皇后道：“陛下之前，臣妾何敢见谎？”随即便嘱咐侍宴的宫人道：“你们去到下室里，将那留养的女子传来见驾。”宫娥答应一声，随即传旨，书中这也不在话下。

却说武则天，自从王皇后借着拈香把她带进宫里，她承应皇后，虽亲生的女儿都没她这样孝顺。王皇后焉知她包藏祸心，以为她真是贤德，暗道：自己必然添了一个助背，不怕萧贱人不低头失宠。便无事的时候，‘总同则天说说这里，讲讲那里。

这日昭仪宫皇上准许留宴，王皇后心中欢喜，亲自跑到下室，招呼则天预备。则天得了这个消息，自然洗洗薰薰，点脂敷粉，打扮得千媚百娇，专待召见。到得晚来，宫中上下皆有赐宴，各人吃酒的吃酒，看灯的看灯，好不热闹，独则天反转添了一件心事，暗道：“我武氏一身成败，就在倾刻，若有人来召我见驾，一见龙颜，总有万一之望，但又怕好事多磨，不得顺心，那就不知怎样了。”此时心中或而想想太宗，或而想想高宗，又或而想到怀义和尚并那张姓两少年，真个心绪如麻，辗转无定。见宫婢等酒宴已散，莲满已至亥正，便叹了一口气，暗道：“到此时毫无消息，一定是石沉大海了。”当时懒懒的就想卸了宫装，忽又想道：“且慢，皇后就要进言，也不能一见万岁就说这话，或者还未得间，也未可知。”则天想罢，突见外面一个宫娥，提了一盏宫灯走进下室，高喊道：“列位公爷，那留养的女子在何处呢？皇娘有旨，着她随我去见驾。”此时管下室的几名太监恰巧都出外看灯去了，只剩得一个老年的守门，他听富娥一说，耳朵本聋，就牵七拉八的，又模不着头尾，只是浑猜。武则天在旁早已得知，深怕误坏大事，忙走出应道：“那位姐姐奉旨传留养女子，在

下等候已许久了。”那宫娥举起宫灯，略为照了一照，暗暗咋舌，想道：“世间那有这样美女？据我看起来，她仿佛同那年老皇上幸的武才人倒也差不多呢。”就此便道：“原来这位就是新贵人，只得告罪领道了。”于是宫娥在前，则天在后，透透迤迤直奔昭仪宫而来。则天走至内宫阙旁，直见里面凤烛高烧，一切陈设较长孙后时大不相同，暗道：“果真人生终为民家女也就罢了，若得陪伴君王，必要到这个地步，方不负一生之遭际。”

书中不言则天在宫中思量，且说高宗在御宴上听宫婢回奏留养女子已经召来，以为她也不过是民间稍有姿色的尤物，未必果当联意。此时高宗已有

三分酒意，便说道：“代朕传她进来。”宫娥走至宫门也就传旨，武则天听说，忙走道丹墀跪下，奏道：“愿皇上皇后万万岁，民女见驾。”看官，你道则天因何来见高宗，不称武氏，反称民女，这是个什么用意呢？只因自家已受先皇才人册命，若明说武氏，深怕高宗当众人耳目，须避聚尘之嫌，又生枝节，甚为不美。即此一端，这武则天的谋略已可概见。

闲话扫开，但是高宗初次的猜度，以为是寻常女子，并不注重，及至看她步上丹墀，那身材之娜，口齿之清脆，觉到就有些出色惊奇，及至就近一望，她面貌逼真像那武才人，然而总有两分料不得，心中便浑挥的度量一度量，又仔细给她一瞧，暗道造化，心中实在欢喜得如获至宝一般。转身向王皇后呵腰屈背的打了几个恭。王皇后晓得他有了酒意，忙奏道：“陛下莫谢臣妾，倒要试问怎样安排此人。”正是：

练就宝剑贻烈士，买得胭脂赠美人。

要知高宗毕竟怎样安排武则天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

采办花灯鱼尘雁香 共叙离别海烂万枯

话说高宗皇帝听王皇后说过，便答道：“且慢安排，先传她进来待宴。”则天当下忙谢了恩，慢移莲步，轻摆柳腰，走至宴前，见了高宗。那一种情形觉得又欢喜、又悲惨、又怜爱、又怨恨，是百媚横生，千娇立现。登时高宗被她迷得简直是骨软酥麻，如痴了一般，也不问别后情形，只得胡乱进餐，催着散宴，便咐宫人送则天到翠华宫候驾。

却说唐宫里面除昭仪宫而外，要算毓麟宫最为华丽，其次算翠华。毓麟宫现有萧妃居住，所以高宗就想安置则天于翠华宫不料皇后心中存了界限，暗道：“这萧贱人，我与她冰冻长江，非一日之寒，何不当头且赏她一顿，她才晓得棒的利害呢。”想罢便从容说道：“翠华宫闲闭已久，恐与陛下圣体有碍，臣妾的意见莫若着萧妃暂迁别宫，将毓麟让出，最为妥当。”可叹这高宗，见好爱好，丝毫无一些旧情。见皇后怎样说法，当即准奏。皇后以为借此报仇，欢喜不过，随即着了四名太监，降了一道旨，着萧淑妃赶急迁出毓麟宫，以让新宠。太监当就如狼似虎去了。这且按下不提。

且说萧淑妃这日庆贺元宵，她私下发出三千两银子，着当的太监去采办花灯，预备皇上游赏。她这宫中的灯，委是热闹过，都是南边纱绸扎的，其晚挂在宫中，点得明火澈亮。但见马灯三英战吕布，盘龙灯五爪抢蛛球。青狮灯大尾拖地，白象长鼻朝天；螃蟹灯横行，蝴蝶灯乱飞，还有花花草草灯，红绿物灯。萧淑妃此时倒兴高采烈，一心一意的等皇上驾到。不料夜已久，音信

也没有一个。后来使自己亲近的宫婢去探听探听，知皇上已在昭仪宫留宴，这一盆冷水真个浇得没精没神，心中道：“这王贱人每每同我作对，今日候万岁回来，我倒要闹一闹劲呢。”想罢嘱咐宫娥道：“晚间庆贺的御宴须待万岁回宫后方开筵。”自己就闷沉沉的灯也不看，倚着薰笼专候接驾。直至炉香烬，更析已起，仍未见皇上驾到，心中又气又恼。正在焦急际，突见外面几名太监，打着昭仪宫的宫灯走来，萧妃大喜，为定是万岁来了，连忙移动金莲迎走出来，走不几步，忽听来的太监高喊道：“皇上有旨，着萧淑妃迁往别宫，此处让武贵人居住。”萧淑妃一听，吓得目定口呆，半天不能开口，停了一歇，心中晓得皆是王皇后的主谋，但不知这武贵人又从何处来的，然而既到了这个地步，却不敢违撤圣旨，只得收拾细软，搬到翠华宫去了。

高宗同武则天这里来到毓麟宫，真个皇帝是假的，福气是真的。萧淑妃花掉三千金，强如替则天办的下差。则天在宫里陪着高宗赏灯吃酒，酒酌耳热之时，高宗便不像老皇帝那时在早秋亭，不肯现出荒淫的态度。此时高宗怎能忍得住，就伸手过来，把则天一搂，搂在怀中，揉了几揉。则天稳坐高宗腿上，底下的情形大约已得妙处。只见光明灿烂之中，两人腮靠腮，膀连膀，好像听什么曲子，一颠一颠的按板一般，至于鸡头细弄，擅口丝牵，那也无庸说了。外面一班太监观着，各自暗道：“这宫中的彩灯何能抵得上这一对话宝。”

高宗、则天乐了一会，重新携手入帟，直到动极思静之时，风枕上共叙离情，则天也假意躺着，流些眼泪下来，说道：“臣妻命不该休，多蒙圣恩，才有今日，曾记昔日窗下之情，转眼人事反覆，我妙高寺里万念俱灰，听钟鼓之声，思陛下肝肠寸裂。本来是天长地久，倒弄得各自东西。本来是相隔几重，而今倒又一团共聚。陛下登极以来，不知也还如臣妾一般否？”高宗道：“这些事体皆是母后所为，朕犹如鼓里一样，所以即位三日，第一件册卿为贵人。谁晓得卿已久出宫门，谕旨无从下落。后来据宫监实奏，方知妙高寺一段情形，无如母后之命难违，不得已报恨无极。卿固念朕，朕亦念卿，朕卿卿，卿卿朕朕，但愿从此月圆花好，长享温柔之福就是了。”说时则天先娇后媚，高宗就先惑后迷，不觉到更漏将尽，莲烛已残，二人抱做一团，鼾鼾的到黑甜乡里。真是香梦午夜，催动如来也低眉；情兴正浓，频激木石必酸骨。直到日高三丈，天子贵人才下龙床，各自梳洗。

看官，高宗皇帝本是一个中材的人主，叫做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所以永徽初政，太后在上，颇称贤君，及至宠了萧妃，即不甚临朝，一班老臣个个缺望，则天进了毓麟宫后，一发大也不理了。正是：

三官生就如花貌，日使君王带笑看。

要知高宗怎样才可以临朝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

收人心武氏弄专权 折牡丹后妃斗恶架

话说高宗自宠了萧妃，直即不甚临朝，外面久有议论。武则天一进毓麟，高宗一发迷迷惑惑，不问大事。一日，则天闲坐，自己暗暗寻思道：“欲成大事，先要修名，名不立则功不成，功不成则自己仍旧碌碌。此刻必如此如此，收拾人心为最好。”以，到了次日便向高宗奏道：“臣妾幸四恩宠，自当竭力相报，床第之私，所谓宠臣妾者不为宠。色笑相承，所谓报陛下者不报。陛下如其宠臣妾，第一事，请逐日临朝，亲理国政，则臣受思弥厚。”高宗闻奏，不觉悦服起敬，答道：“卿言极是，我日不晓得如何就同懒了一般，卿今当头一棒，朕登时振作。自以后，每日五更坐朝，余下闲工还与卿取乐。”则天道：“如此善。万岁不失为贤君，臣妾亦不得为庸辈。”书中丢开不提。

且言朝中各大臣，忽见皇上坐朝，逐日无间，初甚为诧异，及至查点，方知武才人人宫蒙幸，一切都是武氏劝谏的，所以满朝之中，其时没有一个不佩服则天的。当下恰逢老臣李（）因贪赃枉法，被人告犯，高宗大怒之下命系囚狱，法司拷问。可怜李（）已七十多岁，起先从太宗南征北讨，最为有功，太宗宠任已极。李勋年老多病，太宗尝御驾亲自临问。一日见医生药方中有用人须为药引，太宗自剪自须，代他煎药。此刻忽然身为罪囚，自必无生理。哪知系狱才一昼夜，次日皇上临朝，将他赦出。再一查察，乃是武则天保全。由此朝廷上下留尊敬如同神明一般。计算武氏进宫不到半载，内至皇后，外至大臣，皆被她笼络得密切不过。

那王皇后又是一个极好场面的人，则天晓得她的性情，凡是见着她，皆是卑躬屈节，连头都不敢仰视。皇后以为她真个驯美，于是也就格外在皇上面前抬举她。有一天，皇上对王皇后说道：“我看武氏这人不但美貌，而且才高，贤卿不若做个现成的皇后，将照仪印信着他管理，倒是一件美事。”王皇后想了一想：“武氏这样孝贤，谅无他变。”当即允许。到了次日，高宗果然降下了一道上渝，拜武氏为昭仪。此高宗永徽五年三月间的事体。

到了第二年春间时候，武则天生了一个太子，就是中宗皇帝，自此以后，则天就有图谋正宫之意；王皇后如在梦中一样，全不清楚。那萧淑妃更是孤掌难鸣，全无声息，但是她心中总恨王皇后不过。事有凑巧，那翠华宫有一种牡丹，名叫金带围，这花本是异种，颜色是紫的、红的、白的不等，花瓣中皆有一条金线，所以唤做金带围。萧淑妃因皇上宠衰，无事时只有对花吟咏。

一日正在院中游玩，忽然来了两名宫娥，走至花中，不论好歹，折了

四五校碗大的就走。萧据便问道：“你们是哪宫里的宫娥？”宫娥抗抗的回答：“你问怎么，我们是正宫娘娘那处的。”萧妃听见正宫两字，不觉无名火起，登时气得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定上前把两个宫娥每人赏了一记耳光，骂道：“贱婢，你仗着正宫势力敢挺撞贵把吗？”两宫娥见来头不对，就抱佐嘴巴奔至正宫，见了皇后，加油添醋的哭诉了一番。王皇后大怒道：“好个不识时务的贱人，焉敢殴我宫婢，本宫与她誓不干休。”随即叫过两名太监，引着道路，气愤愤的直奔翠华宫而来”

那里萧淑妃本来骄傲，以为掌责宫娥，无多大事，故而自那两个走后，她仍然在园中赏花。不上片刻，忽见王皇后怒气勃勃的走进院来。初意本想进前行礼，转念一想：“她虽然是皇后，昭仪印信却不在她手里，谅她也无可奈何于我。”想定，虽见皇后到来，她认当不曾看见。王皇后见她不咻不睬，格外火冒眼红，便一手叉腰，一手指着骂道：“萧贱人！你有多大的胆量，轻易敢打我的宫婢？”萧妃道：“宫娥不驯，自当责备。我只晓得宫娥犯法，嫔妃本能管她，我不晓得哪处宫娥能管，哪处宫娥不能管，难道正宫的宫娥就尊贵一

些吗？”王皇后大怒道：“好的好的，你既晓得以上管下，我也可以打得你。”说着进前就是一掌。萧淑妃冷不提防被王皇后掌了一下，萧把真个急了，暗道：“我同她本有冤结来的，索性同她拼掉罢。”就此也不管她皇后不皇后，上前就一把揪住，四双（）波格蹲蹲的在地下乱转。萧妃抓了皇后的云髻，皇后纠住萧妃的衣领，两人便纠头扭颈，打做一团。一阵斜势，都跌倒尘埃。滚了一会，皇后友乎大腿一支，就要跨骑在萧妃的身上。萧妃在下面用气力一挣，皇后又是一个鹞子翻身落地。正是：

醋海翻波同入旋，无端宫里斗婵娟。

要知王皇后同萧淑妃究竟如何解决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

唐高宗有意没热心 衰宠女无端讨冷趣

话说王皇后同萧淑妃正在打得起劲，旁边大众宫娥、太监深怕闹出事来，吃当不起，便七手八脚的赶快将二人解开。王皇后实在呕不过，出了翠华也不回宫，娇喘喘的就一直到毓麟宫去见皇上。武则天听见皇后驾临，连忙迎接。不料皇后头发蓬乱，衣服上全是泥迹，一见皇上便哭哭啼啼的说道萧妃怎样欺凌我，她又怎样相打我，数长数短的说一遍了。话才说完，直见萧妃也被头散发呼疼呼痛的跑得来了。

皇上见两人这样情形，委实气闷不过，又断不出孰是孰非，反转向武

则天道：“你现今掌昭仪正印，凡宫中事件皆派你管，你看这事怎样判断罢。”武则天突口说道：“以臣妻判断，王皇后轻使手脚，有失母仪。萧淑妃您肆对殴，目无尊上。二人均有不是。”王皇后听则天这样说法，恨她语不助己，便叉手上前骂道：“这还了得，你这贱人，此时也瞧不起我了。”说罢又想进前，去揪则天。则天此时却把太子取来，见皇后来势凶狠，连忙走避，说道：“我不同你一般见识，且莫要惊吓太子。”说罢往里就走。高宗看了这样，暗暗点头，便说道：“你们各自回宫，明日另有旨下。”说着也就走进去了。王皇后同萧淑妃皆受了一个没趣，还带着一肚子愁闷，猜想明日旨下，必不讨好，只得闷沉沉的各自回宫。书中这且丢开。

却说高宗皇上走到里面，同武则天议道：“卿看这样成何体统。”武则天叹了口气道：“也算得是强妻逆子，无法可想，只得由他去了。”高宗说道：“朕看卿要算才德兼备，兼之生有太子，明日联想降诏，立卿为正宫，卿意以为如何？”武则天道：“陛下天恩，臣妾敢不奉诏？但母后虽然失德，却无彰明昭著之处，陛下宜临朝询问各大臣，归大臣公议，方为正格。”高宗其时深以为然。

次日上朝，果将王皇后有失母仪，武昭仪母以子贵，意欲改立正宫，对各大臣说了一遍。时顾命大臣褚遂良上前奏道：“皇后名家子，先帝为陛下取之。先帝临崩，曾谓臣曰：‘联佳儿佳妇，今以付卿，非有大故，不可废也。’”皇上见褚良之议不妥，只得散朝。来到毓麟宫中，便向则天如此如此说过一遍。则天道：“臣妾但凭陛下作主。老贼褚遂良莫非另有别情否？”高宗道：“此中真也不得明白，到底卿看奈何？”则天道：“陛下次日临朝再议罢。”高宗随也不说，只把头点，立刻现出为难的情形来。则天见他双眉愁皱，其实自己心中已有伎俩，就上前慰道：“如今翠华宫的金带围开得甚好，何不命宫监取来，臣妾侍陛下赏酒。人生本行乐，何必自苦耳。”高宗说道：“很好。”随即召来四名太监，一一吩咐，太监奉旨，不敢怠慢。

四人颠颠踱踱的奔到翠华宫来，萧淑妃瞥眼看见，只道是皇上旨下，心中又喜又忧。喜的是皇上不加罪名；忧的是多分不讨好。谁知四名太监倒也无声无息的，只顾一棵一棵的拔那牡丹。萧妃委实可怜，起先为着几朵花儿，要同皇后相打，此刻不但折花，直即连根拔采，一齐去了。萧妃无法，却又莫知其故，其时只得轻轻上前问道：“老宫爷，你们拔这花有甚用处？”一个太监见问，便答道：“皇上要赏玩，在毓麟宫等着呢。”萧妃弄得哑然无语，嘴里但说是，眼里却望住太监们拔花，不到一刻功夫，栽花的一块已成不毛之地，众太监也就往毓麟宫来了。

则天早已看见，赞道：“好花好花。”忙命太监在阶下重新栽稳，高

宗便笑道：“卿不要去赞扬它吧，我看它却比不上卿多多呢。”则天媚着说道：“不信我有羞花之貌，陛下未免抬举臣妾太狠了。”高宗道：“不管抬举不抬举，且开酒宴来再说。”则天随招呼太监。太监跑到上膳处，好菜都是现成的，登时就给御宴开齐。宴上则天手抱太子，高宗吃酒。酒至三巡，高宗折一牡丹说道：“卿知此种何来？产于何地为最佳？”则天道：“种自天降来，产于洛阳为最佳。”高宗说道：“东京原来有此异品，朕实不知。”则天笑道：“陛下都轻轻折

了，为何不知。”说时已日落西山，宫中已经灯火。

这日恰逢是个望日，金乌始坠，玉兔东升，万里无云，长空一色，月映花影，一发好看不过。则天给太子使老宫娥抱着，自己同高宗携手下阶，徘徊花间，观花赏月。则天倒又动起诗兴，无如高宗不弹此调。则天便奏道：“好此良宵，臣妾有一小技献于陛下。”高宗听说，问道：“贤卿有何技艺，怎不早说？”则天道：“一校玉笛而已。”高宗道：“那么贤卿对月吹笛，朕就对月饮酒，你道好不好呢？”正是

万事不如怀在手，口口几见月当头。

要知武则天吹笛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

一腔真诚说言谏主 两道假旨玉碎香消

话说武则天忙即命宫婢去取玉笛，宫婢走到宫里，早已把玉笛拿来。则天接在手内，慢启朱唇，幽幽雅雅的吹起一曲“普天乐”。高宗也不知其妙，但晓得好听不过，便叫宫婢即取上御酒，宫婢也把酒取到。一个左手持御杯，一个右手提御壶。则天那里吹着，高宗这里饮着。耍了一会，两人携手入宫，仍人鸳鸯之梦。

到了次日，高宗复调各大臣在内殿重议废后之事，则天在帘后窃听。又听褚遂良奏道：“陛下必要易皇后，何必武氏，武氏曾侍先帝，众所共知。”说到此地，则天在帘内听得清切，直气得三尸暴跳，七孔生烟，大喊道：“何不扑杀此獠！”高宗也怒极，忙命武士将遂良引出，午朝门外施刑奏报。长孙无忌一旁闪出，急伏金阶，谏谅奏道：“遂良受先皇顾命，有罪不可加刑。”高宗怒解，又问废后之事，大众皆面面相觑，不敢可否。巧遇李（）在旁，他心中感则天相救之思，便说道：“废后立后，此陛下家事，何必问外人。”高宗听说，就借了这句话，当时便降下圣旨，册立武昭仪为皇后，迁皇后别宫居住。贬褚遂良为潭州都督。自此则天声势大振。她父亲武士（）也宣至朝中，赠为司徒之职，封周国公，以武承嗣袭其爵。

高宗临朝，则天每坐帘后，事无大小，代决朝政，凡有逆了则天意的，不是贬谪，就是杀戮。初时还同高宗计议，到了后来，直即是独断独行。有一班忠臣心中大为不服，如上官仪、刘道详等，处处总同则天后反恶，则天实恨之切骨。一日朝中议事，刘道详奏武氏十大罪状，武则天不待高宗开言，便令武士推出。旁边又有几人諍阻，则天一发怒极，指为同党，可怜皇上如木鸡一般，顿时几人被害。这也不在话下。

却言武则天如此作福作威，不但朝中各臣寒心，连高宗皇帝暗地都有些惧怯。这叫做附骨之疽，欲去不得。一日皇上闲游别宫，忽见王皇后、萧淑妃，两人一种凄凉的景况，未免触动旧情。实因武则天处处弄权，被她挟制，遂向王皇后说道：“朕甚悔前事作舛，迟早必代卿复位。”王皇后听说，感激涕零，皇上随在她宫中留宴。早有左右报了则天，则天大怒道：“这还了得！”便也不动声色，吩咐太监，办了万只最高的酒瓮，贮了两满瓮的醋来。次日，高宗由王皇后那里回宫，面带惧色，深愁武后查问，哪知她并不查点，心中甚为欢喜。不上一刻，忽见两个太监，一个将王皇后领到，一个将萧淑妃领到，两人皆身着后服，走来向皇上谢恩，高宗大为诧异。王皇后看见萧淑妃身着后服，萧淑妃看见王皇后身着后服，也彼此诧异。三人都摸不着究竟，所以只是默默的，你望我，我望你。突见武则天走出，向两人冷笑道：“你们自己看一看，不皆是皇后吗。你们只晓得要做皇后，不晓得自家度德量力。可恨你两个贱人，到今日深养宫中，不思报德，反转又生恶念，这还可以容得吗？”随即换了一个亲信的太监，自己帮同动手，走到萧淑妃面前把她搭起，头朝下，脚朝上，使劲的向醋瓮里一纳，然后王皇后也照样行事。你道两人一时满鼻子、满眼睛都戕的是醋，哪里可以出声喊叫。只见武则天说道：“难得这两个人生前好吃醋，叫她们骨头都是酸的。”可怜暂间两人香消玉碎，高宗在旁也只得敢怒而不敢言。

看官，你看武则天的手段真个灵敏毒辣，究竟王皇后和萧淑妃怎样可以哄得来呢？只因高宗这皇上本来庸孱弱懦，毫无主意，他见王皇后便留宿她宫，见了萧淑妃便许册立。哪知武则天处处皆布置心腹，早已得了消息。到了次日，候着皇上进宫，她就假传了两道圣旨，一道复王皇后位，一道册立萧妃为正宫。哪知来了两条催命符，所以两人接旨之后，万不晓得则天是害她们的，反觉得得意非常，皆随着降旨的太监来到昭仪谢恩，不料直即是上死路。这可算也是王皇后、萧淑妃二人的终场，可为一叹。书中这话不提。

却说武则天以后处处防备，内外密布心腹，执掌枢要，高宗皇上真个有名无实，直到弘道元年，高宗十二月崩驾，太子即位，是为中宗，尊武后为皇太后。次年甲申，改作嗣圣元年。这中宗皇帝恰有母风，凡事也是独断独行

。在位才一个多月，一日同皇后韦氏在宫中，正议欲以后父韦玄贞为侍中，忽见一个太监奉了太后懿旨，慌慌张张的走将进来，说是宣皇上在宫内正殿议事，中宗哪敢怠慢，便起身往宫内去了。正是：

九天阊阖开鸿运，万国衣冠拜女流。

要知中宗进宫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

承大统不幸遭废立 临僧坛特使续旧欢

话说中宗皇帝随好去见太后，走进宫内，只见太后坐在正殿上首，左边立着武承嗣，右边立着豫王旦。中宗叩见毕，武承嗣高声呼道：“太后有旨：‘皇帝显御政一月，各事废弛，刚愎不仁，遗误非浅，不足以承宗器，着废为庐陵王，即日驿传就藩，豫王旦贤孝素著，着承大位，以安人心，以定天下。’”中宗这一听，吓得满身大汗，呆了半天，仍旧说不出话来。则天一面退去，中宗只得慌忙回到自己宫里，看见韦后，一一如一的说过，夫妇抱头大哭。哭不多时，忽见来了两个太监，武承嗣当先领着，不问好歹，立刻把宫里一搜，搜出玉玺，拿了就走。中宗实在无奈，只好拣点细软，去丢下皇帝接到庐陵王的位子。

看官，中宗在位仅及一月，你道为甚事忽然被废，此中有大大的原因，待在下细细的交代明白。

原来觉真庙薛怀义和尚，自从武则天进宫之后，日日思念，暗道：“则天何以不与我说明，难道你贵了，就忘记我不成。”想道：“好在我有飞墙走壁之能，不免我到宫里去看看，再做理会。”主意打定，正在朝身出外，忽又道：“不要发昏，皇上宫内，本是严禁之所，况且房屋又极多，一时我哪能晓得她住在何处？没要来打倒狗已先去了绳索，那才不对呢？”想至此地，身上作了几个寒惊，只得回头归庙，就此常住庙中，专等机会。

光阴迅速，直过了二十多年，忽然听见高宗崩驾，怀义心中甚喜，寻思道：“大凡国丧，均是护国禅林的斋醮。今若想见武氏，我何不如此如此。”想罢就备了礼物，来到护国寺中，见了方丈，托他把个名字开在进呈诵经僧人里面，果然武太后一看，喜上眉梢，就趁着上供的时候，亲自到了僧坛，同怀义通了一个消息，怀义也如获至宝一般。侍诵经已毕，赶紧回到庙里，打扮一打扮，全身短靠衣。因为怕宫中人多，又带了鸡鸣五鼓断魂香。

那时刚好月之二十以后，满天星斗，暗无月色。怀义出得庙来，又用着夜行术的功夫，直奔皇宫进发，一路之上，几窜几窜的，幸无人窥见。不到一刻，皇宫已在面前。怀义立在宫墙之下望去，二面都是黑影影的，一条又长

又高的官墙，好像无止。这也不去问它，就在地下，把脚一顿，只听飞的一声，怀义在宫墙上已经立稳。举目四处细观，却在那深宫重院之中，认不出则天究竟住在哪里，就不慌不忙把方向一辨，自己是立在西边，暗道：“且至东宫再说。”说时迟那时快，怀义纵到东宫，不觉吃了一惊，险些自墙上跌将下来。不是什么别的，正是几名太监，提着明亮亮的宫灯，护送中宗到韦后宫内。戏得一群人不知怀义，怀义也硬着胆子，身体强闪了一闪，脚步还立得牢固；望着望着，中宗已进宫门。说也奇怪突然左边窄宫门里跑出一人，黑暗下面目也认不清楚，实在莫知其故，此时又不敢下来。歇了一会，宫里又出来两个太监，连路走连路说，那声音说得太低，听不明白，转瞬之间，弯弯曲曲的，太监已不知去向。怀义便把脚一顿，一个风扫残枝的架落，立在尘埃地下。因寻武太后心急，不往东宫，直至后面。路遇一室，内里约有灯光，怀义就窗下戮了一个小洞，偷眼一窥，实在真真好笑，一个年轻的太监不道也可同一个女婢苟合，哈哈，人说太监不作怪，谁谁晓得怪的东西仍旧可以作怪。什么三年一削，五年一大削，老年的固是不能用，少年的大约还可以抵抵趣呢。

怀义这里无心多看，忙又开步往前，有凑巧，武太后宫门已到。怀义不知，暗道：“这是一个怎么所在？”不顾好歹，轻轻给门一推，里面却是闷住。怀义例也心灵，就挺身向上一纵，走到瓦屋檐前，屈身朝下一望，对窗灯烛光明，武太后正坐在里面，却是伏在案上，不知做的甚事。怀义心喜异常，腾身往地下一旋，丝毫没有声息，走到窗前，把武太后房中看得清切。此时侍宫婢已经睡着，武太后独自观看画册，怀义晓得，这册上不是画得别的，就是汉宫春色图。怀义不觉失声一笑，武太后吃惊不小，抬头一望，眼睛格外分明，认得怀义。怀义早已窜身入内，武太后将窗关起，二人搂搂抱抱，共人罗帐。怀义觉得，武氏越老越驿，想起昔日妙高寺云雨之情，直即两两有天壤之别，于是也就拿出十二分本领来应酬武氏。武氏在高宗末年，算是有名无实，一团老火，煎熬得好不难过，此时遇着怀义这一支生力军，周正心满意足。正是：

花要常开花才好，人不风流人枉为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

抑阳扶阴千载笑话 观灯选婿一时奇闻

话说薛怀义和尚到了武太后宫中，武则天犹如得了一支生力军一般，当下二人一个如鹰饿抓兔，一个似饥虎追羊，直即各自精疲方休，五更过后，这才安然睡去。

恰好次日中宗一早进宫，请母后的安，听说母后未起，然而身子已来到，不免向房中一张，忽看见龙榻之前摆了一双僧鞋，中宗便咬牙切齿的叹了一口气，跺了两脚，转身就走。就在这碍脚的时候，武太后已经惊醒，晓得露了破绽。待日中起来，一面把和尚藏在床上，一面把承嗣召进宫中，好在承嗣同她也是不尴不尬的，于是，两人商议商议，所以人不知鬼不觉的给中宗废掉，立豫王旦，自己便临朝称制。称则天皇帝，取名（照），改唐为周，立武氏七庙，

朝中大臣皆在威严之下，虽有怨心，无奈不能开口，若要说话，不是被诛，就是囚狱。这样一来，则天落得胆大妄为，居然明封怀义和尚为白马寺主，称白马将军，出入宫禁，略无顾忌。怀义有时颇不自安，则天说道：“朕现今抑阳扶阴，位备皇帝，将令天下男子，死妻当守节，女子丧夫可续夫。朕且拟立三宫。”当夜即草诏，立怀义为正宫，供奉一切。自是，怀义出外，虽朝贵皆匍匐道左。则天极思淫欲，每日只在宫中同怀义取乐，倒也不在话下。

且言当时太平公主寡居初日，则天谕以自家物色。读招附马于长安灯市，忽得两个少年，形容美俊，年纪仿佛十八、九岁。太平公主一见魂消，忙命从人领入尚邸，当晚成婚。太平公主问道：“你两位姓甚名谁？”两人如人桃源，忙答道：“我姓张，名易之；他姓张，名昌宗。”太平公主道：“你二人可是兄弟？”易之道：“不是。却是同姓不同宗，别个也曾盟过，一齐共有几人，我年稍长，行数居五，他居六。”太平公主道：“如此，今晚只好五郎伴我罢。”说毕，两人携手进房，张昌宗另外安顿。

房里忙开合婚喜宴。易之心中实在不甚明白，到底此处何所，这女子又是何人？然而揆度情形，谅其不是小家之辈。便宴上问道：“请问小姐，这地竟属何处？小生到此，实三生有幸。”太平公主笑道：“此处也是皇宫，奴家本是公主。”易之听了这两句，心中早已吃着一惊，便说道：“小生实在不知，望公主切勿见罪。”说时用眼睛瞥了两瞥，太平公主不觉肉软骨酥，说道：“五郎何以如此美貌，奴家见了，委实生情。”易之道：“公主果真生情，小生就要霸王上弓。”说着起身给太平公主抱住，太平公主倒也大方不过，任其所为。易之把公主抱至床上，忙即宽衣带、松腰裙，偏生造公奇巧，两人一来凑合，春风一度，香汗淋漓，于是搂腰安眠，直至日上方醒。

次晚，太平公主又把昌宗叫来，也如易之一般，觉得各有其妙，暗道：“天下男子竟不相同，我起先倒不知呢。如今以往，最好他两人并驾齐驱才好，然而又不晓得彼此可要吃醋？”谁知张易之、张昌宗二人极其亲密不过，毫无争风之意。太平公主总不相信，既是有心，暗地不免各自问过，果然二人不能（）悟。此中缘故，太平公主固影信全无，所以因为贪耍，居然三人同榻。

看官，张易之、张昌宗二人究竟怎么不能（）悟，原来后庭各有其避，大约彼此不能相离，因之就不能（）悟。

闲话扫开。却言武则天自从遇过太平公主之后，一连七八天不见公主进宫，心中就记挂着，不知公主究竟可招到驸马，或是已经招到好的，新婚贪爱，一刻不忍离开。随好叫来一个太监，吩咐登时去请。太监奉旨，去不多时，太平公主已到。正是：

长安市上获珍宝，来向宫前必自夸。

要知武则天同太平公主究竟说出甚话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

太平公主异想天开 武氏天巧得意外

话说太平公主来至宫中，武则天问道：“驸马之事如何？”公主道：“臣女已选得两个。”武则天道：“你倒会享艳福，这两个姓甚名谁，哪方人士？”太平公主道：“两人都是姓张，原号五郎、六郎，长安人士。”则天闻听，心中不觉一动，触起妙高寺避雨二人，暗道：“不要就是他么？”连忙又问道：“你所说的五郎、六郎，今年多大年妃了？”太平公主道：“别个十六七岁。”则天想道：“一定不对了，计算避雨的二人，此刻已是四十多呢，然而倒也是一奇事，昔日我遇两张，十六七岁，今日她遇的也是如此，巧巧相合”。便说道：“五

郎、六郎面貌如何？”太平公主说道：“五郎面圆而肤白，六郎腰细而眼骚。”则天暗道：“亦与我相遇的仿佛。”开口道：“我看两人年纪轻微，未必能知温柔之趣罢。”（此处删393字）

哪知好事不常好，忽然尚邸里来了两个太监，口宣懿旨，太后立召二张驸马入宫，太平公主不知则天的意思，就使二张起身打扮，二张心中也甚欢喜，各自暗道：“这一来武氏多分要同我亲密了。”于是格外的整冠束带，安排安排，随了太监直进宫里。

二张初次进宫，觉到宫里愈外繁华，不言高粱大厦，金龙盘玉柱，就是丹榭甬道，也有奇花异草。两个太监快去奏知太后，武则天命进宫相见。二张迈步梭行，到丹榭上跪着，口称：“驸马见太后圣驾，愿太后万岁万万岁。”则天走至面前，细细把二张一瞧，登时如梦如迷，心中连道奇怪，原来不是别人，却正是妙高寺躲雨的张易之、张昌宗二人，则天急忙上前，一把拉住，说道：“你们今日认得朕否？”易之、昌宗同道：“认得陛下，昔日臣等避雨妙高寺，曾得圣恩。”则天听说，心中想道：“真是一些不错，为何二人还是那般面貌，丝毫不老？自己虽说深宫保养，然而年纪已到了，面皮不免总要打皱

。”便说道：“驸马请起，朕命开御宴款待。”二张随即谢了恩，起身走至宫里面，仔细把武则天一打量，觉得比从前也还差不多，不过往日脸上紧绷绷的，此刻额上未免松松的有纹，然而一付花容月貌，妖艳风流的样子仍在。说明三人六双眼睛又眉来眼去的，则天肚里无数的寻思：或者记起两止送行，或者记起路遇怀义，或者记起妙高寺众尼僧的狡猾，或者记起艳梦中以舛讹舛的奇事。正是：

万念如麻忆往事，再回头时岂如烟。

要知武则天毕竟如何对待张易之、张昌宗二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

得驻颜法张郎不老 上问对折佞臣阿奸

话说武则天见了张易之、张昌宗，这一场欢喜真个出于意外，随谕太监开御宴侍候。太监奉命，跑到上膳处，不到一刻功夫，酒肴一齐都到，就此宴上。则天问道：“两位驸马，何以天不老人？可也古怪。”易之答道：“母后听臣道来。非天不老人，实人力之不要老耳。”则天诧异道：“人力怎样才可以胜天？”易之道：“我二人从前有幸，在妙高寺得见龙颜，那时臣貌就是如此，谁知母后进宫，一别二十余载，今日之下，臣还是髫龄。以母后观看臣来，那时固十七八岁，想二十余载之中，臣也在世间过光阴，哪里现在仍是十七八呢？此中有一个缘故，问我等之年，现已皆出四十之外。”则天道：“好哇，我也说有四十多了，但是究竟怎样形容不改？”易之道：“不是什么别的，我等两人，自小时就在一块玩耍，每日吃饭无事，略读诗书，便携手出外。忽一日，遇见一个和尚，他说我等生得不凡，于是就传了我等一个驻颜的法子，我等回家照法施行。那时也不把它当做真的，便糊里糊涂过将下去，果然倒灵验不过。惜乎日久，因为不留心，居然给法子忘记。”说时昌宗在旁道：“我两人起初哪晓得他灵呢？否则我一定要用笔记下来，也好传传世人。”则天说道：“委实可惜。”三人说着说着，便一面饮酒，则天因为听了太平公主的话，一心只想试验，况且二张同她本有旧交。于是宴散之后，就给易之、昌宗留在宫中。

太平公主大失所望，然也无法可想，只好叹口气，懊悔不该说明二张的好处。就此放下心思，再转别的念头。谁知物色许多，阅人多矣，竟不得二张的妙趣。这也不在话下。

再言武氏则天当下留二张在宫中，各宿一宵，足见太平公主的话不谬，随即赐绸缎五百匹，珠宝二十斤，以慰太平公主。则天心中想道：“这一来朕的三宫已皆备了。有一层，正宫不知册立谁人才好。怀义强然仪器出众，觉

到总不如二张有趣。二张强然有趣，倒又抵不上怀义的热堪称心。”一时主意不能妥定，居然（）不为怪的，次日临朝，决之于朝臣。那时，一班的朝臣俱是则天的心腹，卑鄙齷齪，衣冠扫地，竟有上奏章的评论，何人可为正宫，何人堪册为妃嫔，纷纷扰扰，闹做不休。后来，则天得着右相同手章本的一本奏折，

那折上说道：

臣窃以为张易之、张昌宗玉质轻盈，身未及壮，但恐乳燕初飞，不能冲宵翔翱。究竟薛怀义力能担鼎，体器亭亭，实堪立为正官。陛下切莫以外貌寸朽而弃栋梁之材，是为万幸。要知二张报陛下之日短，怀义可报陛下之日长也。不遑上奏，伏乞圣裁。

则天看罢，笑道：“你哪知二张的厉害呢。”于是想了一想，暗道：“就依他的奏吧，免得联无主意。”当下就册立薛怀义为正宫，张易之为东宫、张昌宗为西宫。宠幸异常，轮流进幸。怀义也自觉丑陋，但仗着自己采战的功夫制胜二张，所以宠爱不致于衰。则天又诏令怀义为新平道大总管，掌握兵权。晓得二张是珠衣玉食惯的，不堪劳苦，就拣了一个极闲的职任，派二人为控鹤监，在内廷供奉。

则天在位三年，已是朝政强是糊得好好的，外面的丑声已是四播。则天哪里顾得及，竟当做未听见一般。到底妇人是水性杨花，淫欲的事体不去尝惹也罢，若是扰动了那一点机关，你看那就不得干休，直即到愈痒愈要搔，愈搔愈痒的地步。正是：

烈火水浇容易熄，干柴近火哪不烧。

要知后事毕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

第二十四回

疲奔命制造和气榻 说民情除去谋杀刑

话说大唐宫闱，此时淫乱已极。那三个男子去做三宫，岂不弄得天翻地覆？例有一层好处，除去三个宫中之外，余下六院七十二妃，个个平日不见龙颜，此时一齐皆没有怨气。一半无暇的时候，不是薛怀义乱走，就是张易之、张昌宗、武承嗣等逍遥，这也不在话下。

却说武则天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，实在乐之无穷。一日行幸东宫，张易之早已迎着，武则天说道：“贤卿在此，做点什么？”易之道：“陛下明鉴，臣妾实在寂寞不过，早望圣驾降临，可以取乐。”则天说道：“朕也记挂贤卿，但是三宫距离甚远，觉得疲于奔命。朕看最好一齐聚在一堆，免得几处盘桓，有负时日。”易之奏道：“臣妾也想连床大被，共榻同眠，不知陛下可以此为然否？”则天道：“此言甚合朕意。”说罢，当晚留于东宫。易之床第奉承，自然竭力。一宿已过，次日则天降下内旨：“速召东西两宫并人正宫同伴

，正宫内定制龙榻一张，长枕两个，大被数床。”张易之同张昌宗二人也不怠慢，随即收拾，来至正宫里面。则天快乐非常，说道：“朕今命名龙榻叫做如意和气榻，众卿看是如何？”怀义、易之、昌宗皆道：“陛下之言极是。”则天道：“今日新试此榻，不可无酒。”说时叫过太监，吩咐一声，太监奉命去了。

正宫内摆开四仙长桌，上面放着龙椅，则天坐住，左首薛怀义，右首张易之，下面张昌宗，三人相陪。太监又拿来金杯玉盏，登时上膳处御宴舒齐。宴上，昌宗执壶，先敬则天，以后怀义、易之自己都勘了酒，大家一饮而干。则天忽开口说道：“朕要算开天辟地之人。可恨先王制礼偏偏重男轻女，这一来男可不能重了吧。”怀义旁边说道：“臣妾看来，陛下之言，不过令行宫中，未必法施天下。”则天道：“国有人君，万民之首，首一动，百体全摇。难道我扶阴，万民偏扶阳吗？”怀义道：“虽不扶阳，然也未必扶阴。”则天道：“贤卿何以说起？”怀义道：“臣妾前日在长安城中，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扶阳，不是扶阴。”则天道：“岂有此理！本（）城居然不奉令行，还说荒苗僻野吗？贤卿看见甚事，快快奏来，待朕传旨更去。”怀义的嘴究竟不文，出口说道：“就是那骑木驴儿。”则天莫名其妙，问道：“怎样叫做骑木驴儿，朕不清楚。”怀义道：“是有一家民人，他的妇人养了汉子，后来同把本夫杀死了，地方官得知其情，办她一个大罪，给她木驴儿骑，游遍四门，以示大众。”易之接着说道：“这种非刑，也太无道理。”（此处删132字）则天听了笑道：“恶极。”第二天就要传旨废刑。书中这也不提。

单说正宫里四人说了半天话，酒也停住未吃，直到话说完了，各人重新举杯自饮。武则天酒过三巡，推杯不饮。怀义、易之、昌宗也不敢喝多，恐怕等时要各现本领。果然没有一会，则天招呼撤宴，起身预备安寝，四人来至如意和气榻前宽衣解带，则天情致颇深，依了次序，先令怀义上马。怀义真是将军欲以巧胜人，盘马弯弓故不发，足有两个更次才弃甲曳兵而走。则天俨如三国张飞战马超，越战越起劲，强然汗流浹肩，哪肯干休？速令张易之、张昌宗相继而到。不晓得她一团老火何以如此利害。正是：

生姜老时味更辣，鸦鸟残冬兴过头。
要知四人如何入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五回

拷太监虐中失谗法 诊御病话里有话因

话说张易之、张昌宗二人晓得怀义在他面前显本领，自己哪肯让退一步？简直也不要命的去奉承武则天。则天觉得，怀义果真粗鲁而暴，二张果真温

文而雅。如此一来，一个两个更次，到得日出东方，方才各自睡去。

次日起身，宫中无不背地谈论。有的说太后确是会享福。有的说太后无体统，一时议啄纷纭，传到武则天耳里。则天正在兴高采烈之时，忽闻此言，降旨追问，无冤不冤的拿来几个太监，细问情由，也无端的。则天实在怒不过，就在宫中自己动手，薛张三人帮助。哪知她并不十分难为太监，把太监衣服脱尽，看看他到底可同男子一般。一场哈哈大笑，这回事也就立罢休了。太监起身，

叩头谢恩。从此宫中众人不敢道着一字，则天自然愈出愈奇闹花样。

这天恰是六月初旬，天气炎热不堪，则天迁移西上苑，薛张三人随驾。早秋亭收拾得格外精致，则天不免触目感情，曾记得初见太宗之日，就如同眼前事一般。今日居然大权在握，我为人王，而且三宫顺意，假若做了神仙，未必及得这样。想罢芳心喜悦，起身出得亭来。院中好一番夏景：蝉吟槐树，鸭浴建池；南风幽雅以畅怀，困人胸襟顿开拓。忽看见张易之、张昌宗二人遨游假山石里，薛怀义一人独自在那大树底下练习拳棒。则天先到假山石里，一手搓着张易之，一手拉着张昌宗，来到树下，看怀义打拳。怀义使了一回罗汉腿，则天旁边喝采。怀义使完拳，上前请安，则天命一齐到早秋亭候驾，三人蜂拥前行，则天随后。四人进了亭，各自坐定，则天开口说道：“朕今欲立太子，卿等看是谁人最贤。”张易之心中打算，暗道：“此话来得稀奇，想她必有用意。”张昌宗也是这般设想，却都没有出声。薛怀义便说道：“陛下要立太子，臣妾意中倒有一个，此人最贤不过。”则天问道：“此人是谁？贤卿说来朕听。”怀义道：“不是别个，就是左相同平章事武承嗣。”则天听说，不觉笑上眉梢，说道：“朕也有此意，不料贤卿先得我心。承嗣这小子果然可承大器。”易之、昌宗此时心已明白，在旁也劝道：“武承嗣寡言诚重，陛下立为太子，最为合格。”

自此，则天心中有了主意，定渐渐消灭大唐李家，好叫武氏得为天子。哪知不凑巧，自己忽然生起病来，因为早秋亭洗浴，那时张昌宗在旁，活活做了一对水鸳鸯。当其额扑盆中之时，未免先受暑而后浸寒，一连几天卧而不起。说有大病，人的神致清爽；说是无病，身体倒有时寒热。薛、张三人自然周旋榻前，侍候则天，忙请御医，代则天诊视。

其时，有个御医，姓沈名南（），年妃不过三十左右，生得一貌堂堂，俏皮已极。奉召来至宫中，给则天脉息一按，奏道：“皇上圣妃已尊，未免有点虚弱。臣看最好宜补经滋液，必无大碍。”则天问道：“身作寒热，想系受暑之过。”沈南（）不好明言，只奏道：“皇上能知病原，臣开御方，两剂必愈。”则天向南（）细细一看，倒也中了己意，暗道：“他强比不上五郎、

六郎，倒也较薛和尚高得多多。但是那底下之物不知如何。”这也不在话下。

却言沈南（）开过御方，自然退出，暗道：“武氏真个风流，年纪强说七十有余，那一种春色依旧不减，想必此间定有缘故。她莫不是能知采纳阴阳之术？你看薛怀义何等魁伟。”又转念想道：“不对不对，既是有了法术，那三官也该骨瘦形消，为什么两个姓张的倒如童稚一般，许久不改。”南（）想着想着，一路已往太医院里去了。”正是：

世间果有神仙术，不老长生总黑头。

要知沈南（）如何取宠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

沈南（）恃美人宫院 狄仁杰用计匡唐家

且说则天大病之后，不禁思想起身后之事来，时常流露出让武承嗣继位的意思，朝野震怒，忠耿之臣狄仁杰上疏力谏，诘问则天：李氏祀庙岂可附祀武氏？则天览奏，微笑道：“狄卿何以有此迂腐之见？从来女生外向。岂有祖庙中附祀外姓之理？”狄仁杰匍匐金阶，叩头奏道：“陛下之言，甚为卓见。但不知将后武承嗣立为太子，陛下万岁之后，果得附祀祖庙否？”则天恍然大悟，暗道：“我事弄差了，狄仁杰果然厉害。”但是，怎样方可回答，一时语塞，停了一会，勉强说道：“卿言甚是，朕明日下旨，缓议立嗣之事。”当下则天退朝。

一众胆小的忠臣，没一个不佩服狄仁杰，皆赞道：“这才是执干戈以卫社稷之臣咧。”又有一班则天的心腹，背地说道：“偏偏狄仁杰会言，把皇帝一时弄得语塞。”又有一个道：“我看狄仁杰头脑，这一来保不稳了，皇帝包管见怪，你看明日旨下吧。”

谁知次日则天降旨，一道缓议立嗣，一道升狄仁杰为同平章事。满朝固议论不一，而仁杰自此也就有了暗谋匡复唐室之心，却不见丝毫痕迹。则天看他倒甚耿直，也不敢再去害他，反转很为倚重，无论什么大事，多半言听计从。仁杰晓得则天的脾气，哪里又敢冒犯于他，所以君臣相得，原来其中有了这个缘故，无怪乎后来匡复的功臣，仁杰居在第一呢。正是：

涵养功高盖宇宙，中流砥柱扭乾坤。

要知狄仁杰究竟怎样谋划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

秘密室忠臣议大事 控鹤监小竖叹前车

话说狄仁杰心想匡复唐室，其时访得一人，最可共谋。此人姓张名柬之，老成有经济，先为洛州司马。仁杰暗同计议，柬之见了仁杰，心中大喜，秘密室中，柬之向仁杰道：“公之意，老朽久知。”吾固晓得大唐天下还有

奄奄一息之气，仁杰无如孤掌难鸣，今得公帮助，实为万幸。明日上朝，定竭力荐公。”从此过了一月有余，张柬之果由洛州司马升为秋官侍郎。

一日，柬之向仁杰道：“天下大事，大皆入你我掌握，如今事不宜迟，须早定大事方好。”仁杰说道：“羽翼未除，太子在外，犹未可妄动也。”柬之道：“此言甚为有理，那先修密书到房州，暗约来京。庐陵王必不忘祖宗，岂不愤然兴起？后再结好御林军，铲除党羽，公道此策如何？”仁杰道：“最妙。”

刚刚事有该应，其时周明堂忽遭天火。御医沈南（）见幸于则天，暗地卖弄本领，因此，薛怀义不免宠衰。仁杰道：“贼秃而今可除矣。”却巧有故人吉頊与张易之、张昌宗同为控鹤监供奉，仁杰密语吉頊，称周明堂火是薛怀义妒沈南（）所纵。吉頊随告诉二张，易之果语则天。则天大怒，骂道：“贼秃这还了得！大家居然也会争风，实在不成体统。”当时就想废去正宫，暗道：“事体不要弄错了，反而有变，不如如此如此，最为完善。”于是使人毆杀，怀义若在鼓里，哪晓得则天心事。一天出宫游耍，日暮方归，甬进内宫门，但见里面刀斧手，凶凶而出，怀义正待开口要问情由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早有一名刀斧手走上一枪，刺中怀义咽喉，登时一命呜呼，到酆都城抢物去了。

狄仁杰得了这个消息，真个喜出望外，暗请吉頊庆功，并商议匡复的计策，吉頊说道：“我亦有此意久矣，但不可暴动，若是暴动，恐怕就要败事。如今必设法将庐陵王召回，方可举发。”仁杰道：“此言极其不错，足下若能奏效，诚万世莫大之功。”吉頊别了仁杰，回到控鹤监，思之至再，苦无计策可施。这且按下不表。

却言张易之、张昌宗二人，自闻怀义暗杀身死，心中也有些惧惊。俗语说得好，“兔死狐悲”，真个一点不错。忽一天，二张在控鹤监里无事，因为心绪不宁，未免借酒浇愁，恰巧吉頊来到，二张随也拉他坐下。吉頊并不推辞，三人便各饮了一盅，饮毕，二张忽叹息道：“不料怀义果然死矣。”吉頊被这一提，不觉计出心头，便问道：“怀义之死，二公究竟可晓得死于何人之手？”易之说道：“御医沈南（）啊。”吉頊道：“错是不错，此中还有多少缘故，可谓怀义因南（）而死，南（）却没有杀怀义，原来杀怀义者不是别人，就是则天皇帝。”

二张道：“我们久已猜着。”吉頊也长叹一声，从容说道：“君臣之间，惟私思最不足恃，即如二公，虽邀陛下幸宠，倒也难免天下侧目，在下的愚见，为君谋有一良法。”谁知这句话，正打动二张的心事，二张连忙问道：“公有良谋，何不告我。”吉頊说道：“古人言得好，叫做明哲以保身。眼

前正有一绝大的功劳，倘然成功，两公足可自保，否则祸不旋踵，怀义之前车可鉴矣。”易之、昌宗听了吉頊之言，毛发疏然，急急说道：“眼前有甚功劳，请公明以教我。”吉頊说道：“方今天下，万民未忘唐德，主上春秋已高，二公何不劝召庐陵王

回宫，以慰人望，如此岂徒免祸，且可长保富贵矣。”二张听了这话，心中万斛愁恩顿然抛在九霄云外，各自暗道：“此事易之。”说着当下昌宗三人举杯畅饮，一齐都到了酒意三分，方才罢歇。自此二张有计在心，思呈皇上。

过了两日，忽到宫中，眼见四无人，乘间向则天说道：“陛下议立太子，究竟如何？”则天道：“朕正思此，贤卿何以言起？”二张道：“臣妾等观现在情形，大局似乎已变，陛下若要册立武承嗣，最好事不宜迟，否则其间阻碍多端，实在棘手。”则天叹口气，说道：“朕之初心，到坚如铁石，一心要立承嗣。后来狄仁杰上章辩明，登时朕又提醒，就此恍惚下来，拖延许久日月，无如竟不得良法。贤卿今既言此，好好可以联谋划。”二张说道：“朝野鼎沸之秋，第一要安人望，我看陛下不如仍给庐陵王召回吧，好在他也是陛下的血骨。一则人民之望已安。二则陛下依旧不失尊位。”则天听了，把头点点，说道：“出而反尔，岂不虑天下笑乎？昔日固有辞以废，今日又因何言以立也？”易之说道：“可勿据议复位，另借他言可耳。”则天道：“有甚他言可以藉借？”易之道：“就先诈称庐陵王有病，召回东宫调养，然后再察其情形，则大事岂不决定了吗？”于是：

反复无常是人口，而今由你道是非。

要知庐陵王毕竟可能回宫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

庐陵王入京登大宝 武则天老死上阳宫

话说武则天此时实在无奈，二张所说的话也只好言听计从。到了次日，果然降了一道谕旨，将庐陵王召回东宫。庐陵王在房州得了诏旨，

心中大喜。回京的一切所以，因为接过仁杰、柬之的信，都晓得实实在在，此时哪敢怠慢，深恐生变，马上就带了妃子，星夜由房州兼程还宫。

狄仁杰密邀张柬之议道：“现今杯义已除，庐陵还宫，匡复之工，只在旦暮。君将有何高见？”柬之说道：“别无他虑，惟禁军中尚无心腹耳。”仁杰道：“这是不难。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，为人爽直不阿，可以利害动之，必当见许。”次日，柬之就便服轻衣去说。柬之一见李多祚，暗暗喝采，想道

：“此人威风凛凛，一貌不凡。该应大唐祖先有灵，不容武氏。”想罢说道：“将军近来可知朝中大事否？”多祚笑道：“侍郎公何出此言。为相者固燮理阴阳，以佐天子，以安天下

；为将者亦当执干戈以卫社稷。彼此都在朝中，难道朝中大事某不知吗？”柬之道：“那应将军富贵，谁所致也？”多祚听说，双目便不住的滴泪，道：“实先帝所赐。”柬之道：“今先帝之子，为二张所厄，将军直趁此建功，肃除二竖，以报先帝，不亦可乎？”多祚说道：“某何尝没有此心，无如某所管的羽林卫军，其下偏校，皆是武党，虑多棘手。”柬之道：“何不渐渐易之，以保升为最得法。”多祚会意，说道：“谨闻侍郎公之命，敢不竭诚？”柬之见话说完，别了多祚，回去不提。

这里李多祚大行其道，今日上朝保升这个，明日上朝保升那个，不及两月，将一班武党皆保奏出了禁军。众人不但不知多祚用意，反转人人感激非常。书中这也不在话下。

却说武承嗣起先到一团高兴，以为不久王天下。谁知则天忽召庐陵王还宫，自分必天太子之望，遂发郁病而死。当下狄仁杰、张柬之二人，看此光景，一发不遗余力的去谋策，各事布置布置，多半已定。又着彦范到东宫，密陈其策。庐陵王大喜，嘱道：“事不可乱，宣取间为妥。”

从此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接连过了好些日子，来此已是神龙元年正月。则天实因年老身虚，加之淫欲过度，就此生起疾病，睡在龙床。张易之、张昌宗二人在旁，泣向则天道：“陛下令已年高，倘有不讳，臣等何以自保，愿求陛下定计。”则天说道：“二卿切勿忧虑，朕今强病，尚不就死。此次候朕病痊，必拣两个重镇，委卿等出外，以保终身，卿道好是不好。但有一层，外面风霜，朕不忍使二卿烦劳耳，亦一难事。”说时就命易之、昌宗侍寝。易之、昌宗脱衣上榻，一个歪在则天怀里，一个贴在则天背后。双管齐下，两路夹攻，究竟不甚舒意。重翻花样，另调耍头。一往一来，一迎一送。往时如龙戏水，来时若虎翻腾。（此处删94字）

其时三人火性已消，依然睡定，则天忽又向二张说道：“朕思适才之言，仍属不妥，朕今更有一法，明日朕即称疾不朝，命二卿监国，且试探人心如何，倘无变动，再做道理。”二张此时真个昏迷已极，听说大喜，便曲意逢迎，再作连环一战。哪晓得正在绸缎吃紧之际，忽听宫中人声鼎沸。则天知事有变，忙教二张着衣潜逃。

二张吓得连内衣都不及着好，被了长袍向宫外就走，才至庑下，遇雇玄晖，手起刀落，将二张斩于庑下。却原来中宗这日闻则天有病，即密召彦范进宫，商议妥当，约定时刻。到二更时分，张柬之、雇玄晖、彦范等率领羽林

军八百余人，至玄武门候住，再遭李多祚、李湛诣东宫迎太子，一同至则天宫门，斩关而入。恰雇玄晖当先直进，已将张易之、张昌宗斩讫，大呼道：“罪人已诛，各兵毋许扰掠，专候太后降旨。”

则天此时已披衣出寝，褰帏呼问：“乱者谁耶？”众报道：“张易之、张昌宗谋反，臣等已奉太子之命诛之。”则天见庐陵王问道：“今日之事，果汝之主谋耶？然二张既诛，可仍还东宫候调。”张柬之等讲前奏道：“太子安得更归，昔高宗以爱子托陛下，今年齿已长，久居东宫，天意人心，久思李氏，群臣不忘太宗高皇之德，故奉太子，诛贼臣。愿传位太子以顺天人之望。”则天一望，见满眼中无一私人，便叹了一口气，召柬之草传位手诏。可算则天自高宗升遐之后，称制二十二年，自此奉中宗谕旨，迁居上阳宫，仅数月而殁，年八十有一岁。正是：

生前扰乱唐家室，死后何颜见圣君。

看官，这武则天可算是风流一生了。后人称为淫妇也可，称为英雄亦无不可，哈哈，随便各人去月旦罢。